The Young Companion

No. 76

The Most Attractive and Popular Magazine in China.





第七十六期

每冊大洋四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ENTERED THE CHINESE POST OFFICE AS A NEWS PAPER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本期文字目錄

虛舟：春雲開展的世界形勢
施蟄存：春陽
老舍：青年
茅盾：春來了
謝六逸：中國人的「過多症」
梁得所：社會的斑點
忠明：驢子的朋友
馬國亮：雨











良友全國攝影旅行團結束啓事

敬啓者敝公司自去年九月遣派攝影團旅行各省訪攝實況迄今時逾半載行程經告結束全團已於五月一日返滬數月來該團訪攝所至厚蒙當地機關團體及社會人士招待指導工作獲助良多文化事舉勷贊之深感激非言可盡茲已將採攝所得着手編彙異日發表問世數十萬閱者同沾其惠匪獨敝同人等感謝已也又自該團出發後承各地通信機關出版團體紛紛函約供給照片本應速即效命惟此次攝片數已達一萬餘張整理需時一俟手續完竣刊書與供稿辦法訂定屆時另行奉告用是報達諸希鑒察

總經理伍聯德謹啓

睡獅醒了？

Is the Sleeping Lion Awakened?

A magnificent structure in the Chung Shan Park in Amoy.

中國雄立宇宙間，此夢由來已久！忽看東北四省，盡落敵人手！是「雄立」，是低頭」？長夜尙漫漫，晨曦幾時有？

廈門中山公園內之建築（良友攝影團攝）

封面：何琪珍女士
香港趣美張建文攝

春雲漸展的世界形勢

虛舟

春三四月，正是花妍草長，蝶飛鳥鳴的時候。一般王孫公子，佳人閨秀，或者摩登少女，西裝青年，有的到龍華去踏青，有的上杭州去游覽。眞的是熙熙攘攘，一片太平景象。但是試在馬路上去跑跑，你便會撞見許多事情，似乎不是這太平盛世所應有的。譬如說，你在等電車的時候，也許就有穿着黃色軍衣的女童子軍，問你募「航空救國」捐。經過一家大店舖的時候，你便會看見「本店代售×××賑災大香檳」。若是站在銀行的門口，你又可以發見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救濟東北難民月捐收款處。」這些，救濟救國等等字樣，多少總有一點不甚太平的樣子。假使，你要讀報紙，那不甚太平的樣子，竟要侵佔了全幅紙面，充滿了你的眼簾。你將要疑惑你所處的這個世界，和那些紅紅綠綠哥兒小姐們所住的世界完全兩樣。他們或她們中間所蘊釀的那種愉快的，美妙的空氣，在這個世界完全沒有。這兒所有的只是血腥的氣息，悲慘的聲音。用美國一個新聞記者的話來講：「這全世界的沈悶和不安，比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的那一年)還要深刻。」這話一點也不誇張。你只要稍微留心時局，注意世界大勢，你一定會表示同意的。現在把一面積極安內，一面長期抵抗的大中華民國，姑且撇開，我們先就國際形勢觀察一番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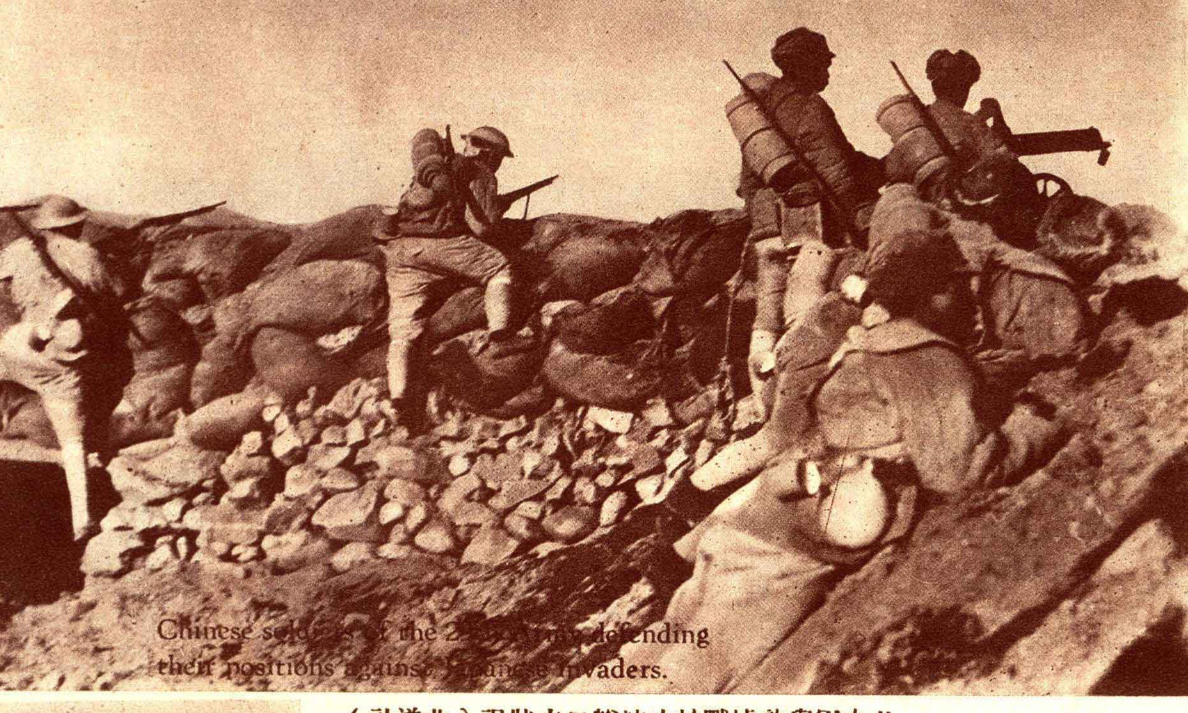
但是，當我們的眼睛還沒有注視到歐洲，美洲，或日本以前，讓牠先在黃浦灘上小作一個逗留。在這兒，最近，也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這當然不是「轟傳上海」(戲院廣告上的文句)的「陸根榮從軍」(上海中央公司各戲院所演的新戲?)。因爲，那不過是上海那批老闆們所喜歡的「噱頭」(註曰，噱頭，上海語，即低級趣味的滑稽之謂)，究其實，不過和「夢中殺敵」(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所懸賞徵集抗日電影劇本題材之一)是異曲同工。在身受宰割的小百姓們，實在不應該有這樣的餘裕。那麼，最近上海灘上值得注意的是什麼呢?我想，恐怕要算新任俄國駐華大使波格莫洛夫到上海的一件事情了。這幷不是在下醉心赤化，對於這位赤色大使，特別表示敬意；實在，京滬平津各大報對於這位赤色大使都有冠冕堂皇的歡迎文字。據上海各大報所載，那天(四月二十四日)上海各界到碼頭上去歡迎的人很多，其盛況爲從來所未有；幷且，據說，還有許多電影明星，像金燄王人美等，都排隊去迎接呢。就這樣的熱鬧情形看起來，這大約可以算是上海灘上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了罷。

前方的血戰

Bloody Engagements at the War Fro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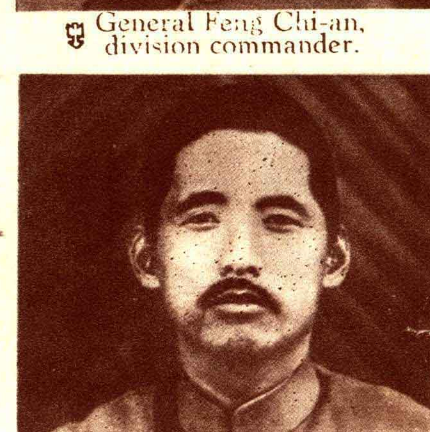
General Chin Teh-tsun.

宋哲元部之副總指揮秦德純



Chinese soldiers of the 29th Army defending their positions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

廿九軍與敵據戰於山漬峪口之狀況（北洋社）



General Feng Chi-an, division commander.

馮治安師長

General Chao Tang-yu, who was wounded.

在喜峯口力戰受傷之旅長趙登禹





General Sung Chih-yuan, who defended Hsifungkow against Japanese.

爲國增光之宋哲元將軍



第廿二旅在老君頂西南山第一峯與敵交戰時攝（東北社）



廿九軍在喜峯口攻擊日軍之情形（北洋社）

The 29th Army troops engaging the enemy soldiers at Shanchiaku.

前衛的英雄





General Liu Yu-wing.

血戰羅文峪之劉汝明師長



參謀長張維藩 General Chang Wei-fan, chief-of staff.

旅長佟澤光 General Tung Chia-kwang.



旅長黃維剛 General Hwang Wei-kang.

當這位俄國大使來華的前後，京滬平津各大報都有歡迎的文字，上面已經說過，其中，最委婉曲折，深刻動人的，要算天津大公報一篇社論。可惜，我們沒有那麽大的篇幅去轉載那篇大文章，在這兒，我們只錄下幾句得意的句子罷。譬如，牠說：「查日本對俄，惟恐其國力強盛，妨礙日本霸權，其對華也，又惟恐其建設進步，力能抵抗強暴，故因俄國五年計劃成功而加緊侵略中國，又因削弱中國勢力而加緊對俄壓迫，張弛之間，因果聯繫，此不可不察也，」這一段文字的確做得很好，照以前的批評法，應該加上一重密圈。查字以下幾句尙有語病，故字以下頗多中肯的地方。日本此次加緊侵略中國，其最後目的實在於進攻蘇聯。國聯和美國對於日本侵略的容許縱容，及設置自治邦和中立區種種提議，也正和日本抱着同樣的目的。所以，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有識之士，早已喝破，說這是列強瓜分中國進攻蘇聯的大陰謀。但是，一般人徒激於一時愛國的熱情，囿於外交常識的淺見，不能透視這一事變的背景，反而指斥這種正確深遠的議論，以爲是帶有某種色彩。現在，事實很雄辯地證明了。就連老牌的大公報記者，也不能不一唱三歎地說：「張弛之間，因果聯繫，此不可不察也。」其實，豈止「不可不察，」還不可不早「察」。幷且，應該「察」的還多着呢，可惜大公報記者，乃至一般沒有覺悟的人，還未曾「察」及罷了。

譬如說，中東路問題罷。日本加緊壓迫中東路，現在已經成了彰明較著的事實。晨報載塔斯社電：「據可靠方面，中東路理事會中之「僞」方管理權，現已操於哈爾濱日本領事森島之手，所有截斷中東路與外貝加爾鐵道通車之強暴行爲，由「僞國」外交官施履本簽名而致哈埠蘇聯總領斯拉夫玆基之公函，及由中東路理事長李紹庚致副理事長柯玆尼佐夫之公函，實際均由森島爲主動，又聞在滿洲之日人團體，已擬定一關於在中東路行動之計劃，幷已交於關東軍總部，請求批准，該計劃主張排斥蘇聯在中東路之權利，由日人以移交「僞國」爲藉口，奪取該路。」云云。所以，大公報記者懇切似地告訴俄國大使：「彼（指日軍閥小磯）既主張侵略中國，擴大混亂，更圖破壞俄國，摧毀其遠東地位，覲其指使「僞國」，強硬對俄，廣造新路，破壞東鐵，其用心深鷙，已堪駭異，旬日來爲東路問題，蘇聯所受日本壓迫，眞非獨立大國之所能堪，然彼所爲敢於悍然爲之，不留餘地者，蓋以中國在東三省已無能爲力，俄國地位，陷於孤危，且更冀圖因此博得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之歡心，恢復其九一八以後所失之國際好感，彼以中俄兩國主權利益爲犧牲。左右逢源，遑其私慾，吾人所謂中



第三梯隊鎮守築山峪最險要之隘口（東北社）

Strategic pass defended by Chinese troops near Chushank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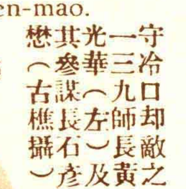
南天門我軍高射炮預備射擊敵機

Chinese anti-air craft gun near Nantienmen.

灤河前綫掩蔽壕之入口處

Entrance to the trenches near Luan Riv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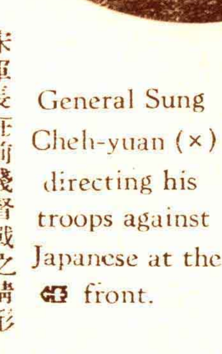
General Huang Kwang-hua, who defended Lengkow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 (left) with General Shih Yen-m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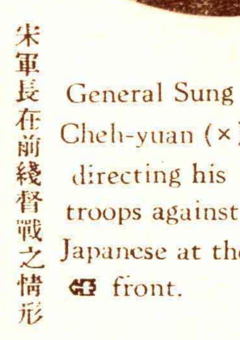


守冷口卻敵之一三九師長黃光華（左）及其參謀長石彥懋（古樵攝）



Strategic view of Lengkew, along the Great Walls.





宋軍長在前綫督戰之情形

General Sung Cheh-yuan (×) directing his troops against Japanese at the front.



屢得屢失之冷口（古樵攝）

俄國際環境，處於利害共通地位者，癥結在此，波大使適於此際，奉使來華，其將着眼於此，促進兩國之提攜歟，吾人誠不勝其企盼也，」這又是一段比較中肯的說話。不過文字還不無語病。照字面看起來，好像以前東三省的政府是蘇聯的屏障一樣。這當然也非「獨立大國所能堪。」其實東北事變的發生，「國門之戰」的失敗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日本看見反蘇聯戰線的東翼是這樣脆弱，所以才乾脆地自己幹起來了。不然，以前也似乎有過一個「中東路事件」，那背後又有誰在撐腰呢。大公報記者在這篇社論中，歷述中俄關係，而獨抹去了這一事件，恐怕也是有所感而然罷。

閒話少講，言歸正題。總而言之，這一兩個月來，列強的進攻蘇聯，更加加緊了。日本方面已經講過，現在再看反蘇聯戰線的西翼罷。德國希特勒——巴本內閣的獨裁，已經對蘇聯表示十分的敵意。英國最近的禁止俄貨入口，更是一個可注意的現象。這英國對俄絕交的導火線，是在俄服務的英國技師的反革命案。英國維尼公司莫斯科分行的高等職員，買通白俄，偷探祕密消息，破壞建設工作。這案件舉發以後，英國政府，國會，以及所謂輿論(?)，都表示非常憤激。并且豫先威嚇蘇聯，說：「假使這些人受法庭裁判，一定要發生嚴重結果。」但是，蘇聯却毫不為所動。政府機關報并且坦然地反問道：「英國政府既然相信這些善良的市民是冤枉，為什麼不讓他們上法庭公開陳辯呢？是不是法庭上公開陳辯，會和英國政府有什麼不利嗎？英國政府恐怕這些善良的市民，宣佈了英國政府反蘇聯的陰謀嗎？」審判公開了。英國的律師也趕到莫斯科出庭了。但是，主要的犯人自承有罪，并且否認曾受拷問和一切虐待。英國的律師，睁大了眼睛，沒有話說，只求法庭開恩，容許這些人自新。并且，在公堂上，英國的律師，承認賄賂在英國是常有的事。這眞是堂堂的帝國律師遠渡了重洋去公開丟醜。判決總算取了寬大的處置。只有直接犯罪的兩個職員處了短期的徒刑。其餘自行長以下，都被驅逐出境。這樣的處斷還激惱了英國。對俄絕交畢竟是實行了。這些被驅逐回國的人們，好像凱旋將軍一樣，大受歡迎。并且，在裁判期間，倫敦的大主教還為這些犯人禱告過哩！你瞧，眞是滑天下之大稽罷。但是，蘇聯對於英國這樣的經濟壓迫，并不恐懼。塔斯社所傳的消息，經濟絕交只有英國吃虧。因為，五年計劃成功以後，蘇聯已能夠自給自足了。就是，需用什麼機器的時候，英國的競爭者正多着呢。法西斯蒂的意大利不是為蘇聯承造軍艦嗎？并且，在不久以前，哇太華會議的結果，英國和英

慰勞及其他



熊希齡先生在喜峯口慰勞抗日將士講話之情形。前立者為宋哲元軍長（北洋社）

Mr. Hsiung Hsi-ling, former premier, addressed General Sung Chieh-yuan's troops at Hsifengkow. General Sung is seen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table.



宋哲元部在喜峯口役所獲之勝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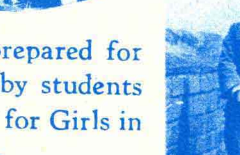
Above—A portion of war prizes seized from the Japanese soldiers by General Sung Chieh-yuan's troops at Hsifengk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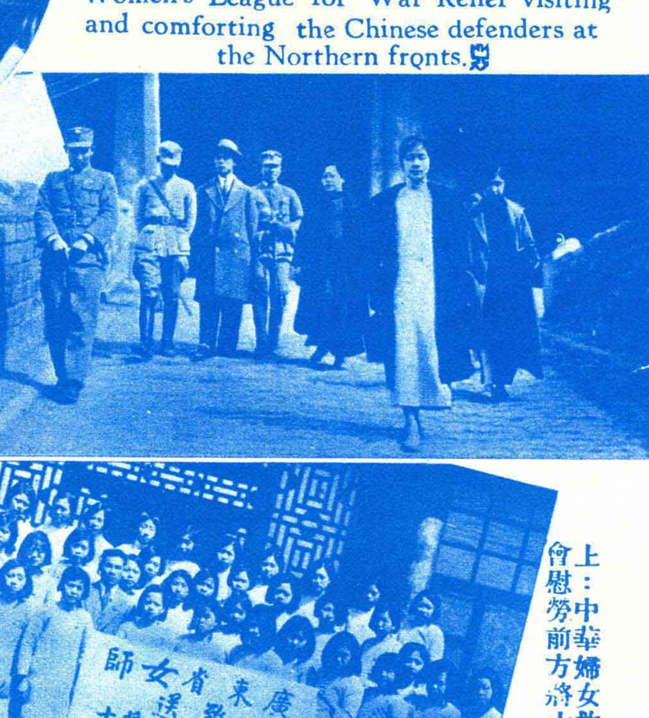
前方我軍繳獲敵軍之旗及將官服裝

Above—Japanese flags and military uniforms seized by Chinese defenders at the front.

右：陸軍工兵學校學兵於前方某地佈置極堅固之防禦工事，此為鋸木工作之情形。

Right—Few cadets in the engineering corps of the Chinese army are seen sawing woods for the erection of defensive works at the fro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inese Women's League for War Relief visiting and comforting the Chinese defenders at the Northern fronts.

上：中華婦女救濟東北協會慰勞前方將士。

Blankets and garments each bearing words of encouragement to the Chinese de- fenders are seen as prepared by the Women's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 at Hankow.

漢口婦女救國協濟會捐贈抗日將士之被衾凡一千床。此外尚有衣服等多件（舒少南攝）

Helmets and big swords prepared for General Sung Chieh-yuan's troops by students of the Kwangtung Normal School for Girls in Canton.

廣東女師學生致送廿九軍慰勞品

國殖民地不是都決議禁止俄貨入口嗎？但是，不到幾個月，坎拿大和英國，先後都輸入大批俄貨嗎？這回又是經濟絕交了。將來究竟絕到什麽程度，我們且等着看罷。

蘇聯既然這樣東西受着夾攻，不，受着列強的環攻，那麽，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世界大戰不是會馬上發生嗎？不，那倒不然。雖然，現在表面上好像已經劍拔弩張，但，還沒有短兵相接的程度。第一，蘇聯堅持着和平主義，絕不會輕易接受別國的挑戰。第二，列強苦心想強固反蘇聯戰線，加緊向蘇聯進攻，但是，列強自己相互間的矛盾，反來是日益增長。最近，這些矛盾更加尖銳化，差不多現出了一九一四年的情況。在這裏，我們且看看列強間的矛盾罷。

西歐近來發生了一種最嚴重的形勢，就是德意和英法的尖銳對立。法意的衝突和法德的交惡，本來已久。但是，德意并無積極連絡，英國利用這種對立，保持着一副超然的態度。這樣的情形之下，西歐的四大強國，可以維持一種暫時相安之局。可是，近來大不同了。德國法西斯蒂奪取政權之後，德意兩國突然接近。意國經過奧境偷運軍火的秘密暴露了，英法才大吃其驚，倉卒提出抗議。事情幸而沒有擴大，問題在表面上好像有了一個解決，但是，德意和英法的對立却更加尖銳化了。德意匈奧的大結合，顯然成了一個脅威。素在法國卵翼下的捷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三小國同盟發生了恐慌。巴爾幹半島，像一九一四年一樣，好像又要變成了戰爭的發源地了。列強當然在可能範圍內想減少這些矛盾，於是四國公約成了歐洲外交界的中心問題。但是，列強這些年來的任何會議都只有使矛盾增加，四國公約也不能脫這個例。結果公約不調，歐洲的官司要打到華盛頓去了。

美國雖然也在世界經濟恐慌之中，依舊還執着資本主義的牛耳。歐洲的各強國三番五次想聯合對付美國，結果都失敗了。美國利用經濟的威力，對於資本主義各國，儼然有號令諸侯的形勢。前幾任總統都在華盛頓召集過世界各國來開會議，現在，羅斯福也在召集華盛頓會議討論世界經濟問題。咱們貴國的財政部長不是也帶領一批名流趕去開會去了嗎？這次會議，名義上雖然是討論經濟問題，但，據外電所傳，討論的範圍似乎很廣。四國公約，換句話說，就是德意和英法的對立，這樣問題，也曾談過。咱們貴國的名流先生們，有人主張，藉此東北問題也可以提出。提出是可能的，但是，結論未必有罷。假使有的說話，不外是討論怎樣分贓和如何進攻聯蘇而已。懲罰日本，幫助中國收回東北，那是夢中也不會有的事。這裏，我又想起天津大公報記者的話：「張弛之間，因果聯繫，此不可不察也。」我的意思，就是連在這種地方，我們都不可不這樣「察」的。詳細注意國際形勢的人總不會否認我這意見罷。

——完——

救死扶傷

（司徒光攝）

Attending the wounded soldiers.



女學生替傷兵寫家書

Girl students helping to write home letters for wounded soldiers.

倚床看書之傷兵

He enjoys reading a book in hospital.

傷兵之用膳

Meals for soldiers in the hospitel.

傷勢稍癒之傷兵，在太陽下閒談。

Wounded soldiers recuperating under the sun.

前綫受傷官兵，在後方醫院醫治，圖爲某軍官受割治之情形。

Operating on a soldier in the hospital.

病室與救護工作。

The ward and the attending nureses.

北平婦女之義務救護工作

Peiping women doing medical relief work.

後方增設救傷醫院之籌備忙

Busy to establish more hospitals.

英俄邦交之裂痕

Great Britain and Soviet Russia at Loggerheads

世界各帝國主義對蘇聯的進攻，從這次英俄的衝突，更形明顯。而蘇聯態度的強硬，甘受俄貨的抵制，而不願犧牲是非，確有使人聞而起敬者。現在英被告中三人被處徒刑，餘均驅逐回國，限制俄貨進口之議案，也在英國國會中通過。

被捕之三英技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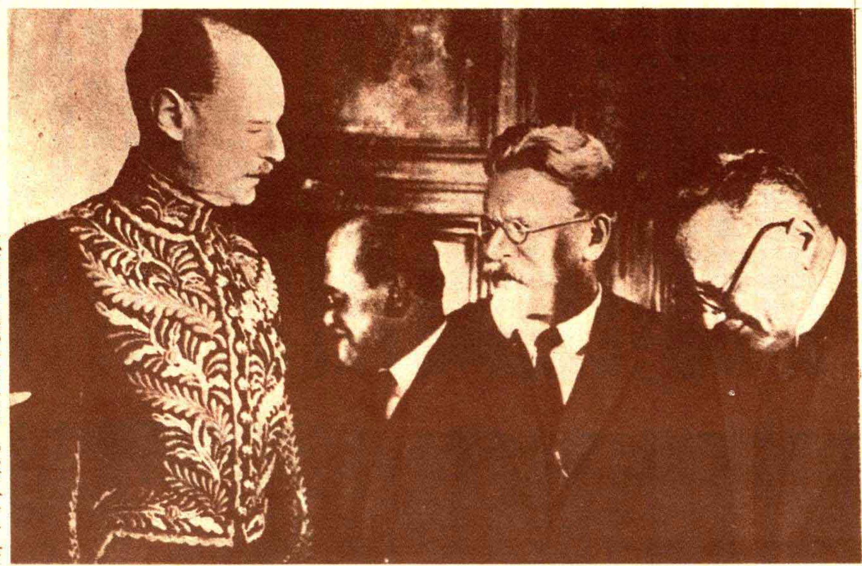
克虛乃氏
Mr. John Cushny, one of the six Britons arrested in Moscow.



桑頓氏
Mr. W. H. Thomton, another of the six arrested Brit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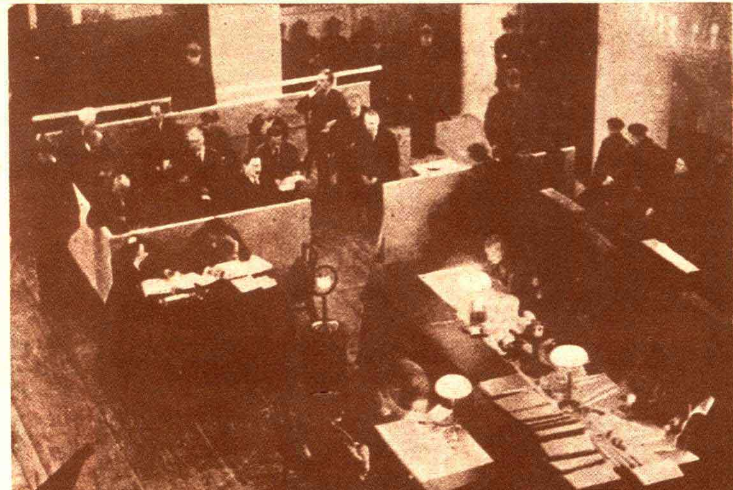


開克富斯氏
Mr. Allan Monkhouse, another of the arrested British Subjec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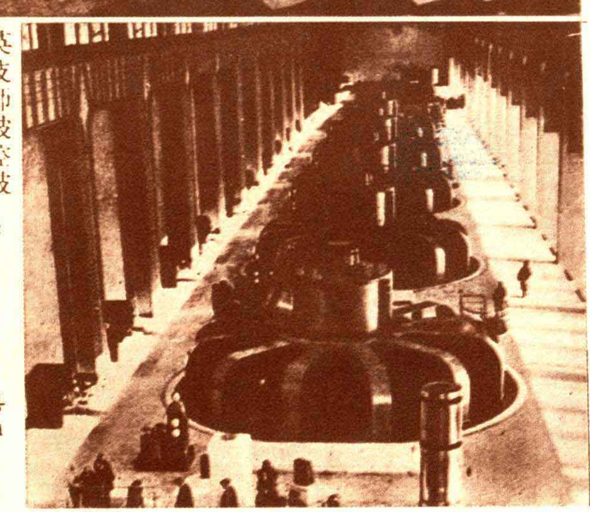
英國駐俄大使奧凡爵士（左）與蘇俄外交總長李維諾夫（中）談判英技師被捕事件

Right—British ambassador at Moscow, Sir Esmond Ovey (left) and M. Litvinoff, Soviet Foreign Commissar (right).



蘇俄之審判罪犯情形

Right—Scene of a typical Soviet trial at the Trade Union House, Moscow.



英技師被控破壞機械之處，此即英技師服務之地尼泊水電廠之內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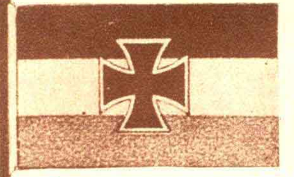
Right—The huge turbines of the Dnieprostroy Dam, which the six arrested Britons were accused of damaging by pouring in sand.

向後轉之日耳曼

Germany's Return to Monarchical Day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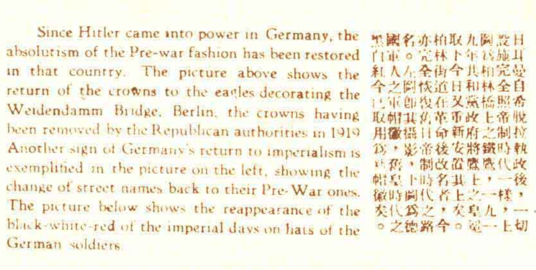


過去之德國陸軍旗　今日復古之陸軍旗



The German military Standard as it was—with an inset tricolour of the Republic,—and as it is—without that inset





Since Hitler came into power in Germany, the absolutism of the Pre-war fashion has been restored in that country. The picture above shows the return of the crowns to the eagles decorating the Weidendamm Bridge, Berlin, the crowns having been removed by the Republican authorities in 1919. Another sign of Germany's return to imperialism is exemplified in the picture on the left, showing the change of street names back to their Pre-War ones. The picture below shows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black-white-red of the imperial days on hats of the German soldiers.

日耳曼自希脫勒執政後，一切設施完全照帝制時代一樣，上圖示柏林橋上之鐵鷹，一九一九年共和黨政府將鷹上之皇冠取下，今日又重新安置其上矣。柏林街道在革命後改名者，今亦完全恢復舊日帝制時代之路名。左圖即其攝影，下圖為德國軍人之軍帽徽，務是時代之黑白紅，今已取用為以帽徽矣。



麥唐納之行蹤

Mr. Ramsay MacDonald, British Premier

Attended the Four-Power Conference in Rome.

麥唐納為英國之首相，世界安危，舉足輕重前月因歐洲四強會議，會赴意大利。最近因華盛頓羅斯福之電召麥美，國際形勢之飄遙，於此可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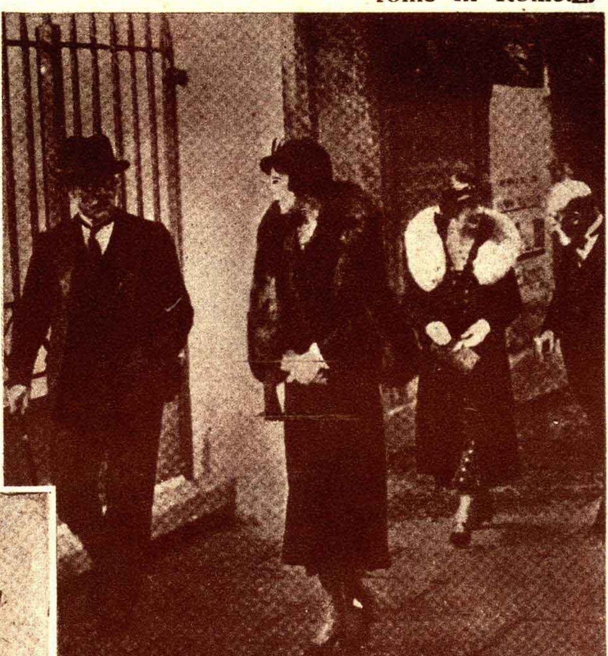
Mr. Ramsay MacDonald, British premier, was seen coming out side by side with Mussolini, Italian dictator, from the aerodrome in Rome.

英國首相麥唐納氏與意大利法西斯蒂之狄克推多墨索里尼氏在羅馬飛機場會面留影，時麥正由意大利航空總長駕機來意也。右圖為歡迎之軍隊。



上月間美國各州銀行停閉時所發之流通券，下圖為潑靈斯登報館暫時幫助學生之代價券。券面二角五分。市面亦得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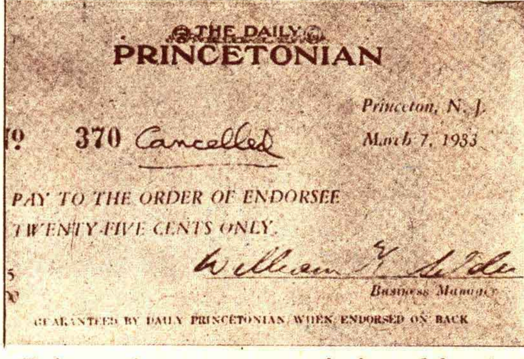
Above—One piece of scrip, or temporary currency issued by banks in various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banking holidays.



Above—Mr. MacDonald and his daughter on their way to the royal palace where they had luncheon shortly after their arrival in Rome.

上圖為麥氏父女赴意宮進餐之情形。

Right—Picture shows the Italian troops presenting rifles to Mr. MacDonald.



THE DAILY PRINCETONIAN

Princeton, N. J.

370 Cancelled March 7, 1933

PAY TO THE ORDER OF ENDORSEE

TWENTY-FIVE CENTS ONLY

William ... Business Manager

GUARANTEED BY DAILY PRINCETONIAN WHEN ENDORSED ON BACK

Below—A temporary scrip issued by the Daily, Princetonian, to aid students in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who were temporarily without funds during the banking crisis.

美總統就任後，即發緊急命令穩定經濟，全國銀行一律停業，圖為簽字下令時之攝影，立於左者為財政總長伍定氏。

Right—President Roosevelt as he signed the Emergency Banking Bill, providing banking holi- days as a means of stabiliz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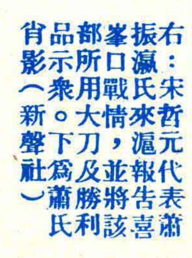
中國之駐蘇俄第一任大使顏惠慶氏行抵莫斯科由蘇聯外交部人員在站歡迎之情形

Below—Dr. W. W. Yen, Chinese ambassador to Russia, as he was met by Soviet representatives upon his arrival at Mosc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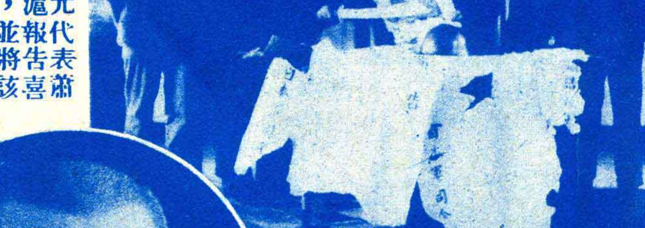


抗日的回響

ANTI-JAPANESE ECH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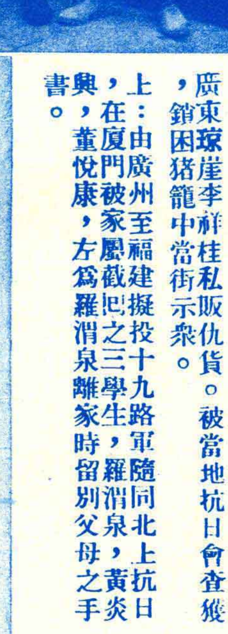
右：宋哲元代表蕭振瀛氏來滬報告喜峯口戰情，並將該部所用大刀及勝利品示衆。下爲蕭氏背影（新聲社）



War articles seized by General Sung Cheh-yuan's troops.

General Hsiao Chin-yin, Chief-of-staff of General Sung Cheh-yuan.

Three boyscouts of Canton who joined the 19th Route Army.



廣東瓊崖李祥桂私販仇貨。被當地抗日會查獲，鎖困猪籠中當街示衆。

上：由廣州至福建擬投十九路軍隨同北上抗日，在廈門被家屬截囘之三學生，羅渭泉，黃炎興，董悅康，左爲羅渭泉離家時留別父母之手書。



Li Hsiang-kwei of Hainan Island, who sold Japanese goods against public sentiment.

漢口除奸團活動之結果，曾賣仇貨之商店急自動將仇貨封存。（舒少南攝）



Boycott of Japanese goods in Hankow.

父母親大人膝下 敬稟者，自蒙撫育，感恩何如。
兒因憤三省淪亡，河山失守，凡具熱血青年
莫不髮指，兒有鑒及此，乃與同學董悅康、黃
炎興二人縱身投軍，効力共誅倭奴，而貨已
命雙親撫兒至今，恩深似海，現一旦決別，狀
負現因國家之事，匹夫有責，只有來生
再報而已，臨書愴悢，佈事緩陳，肅請
金安
兒 渭泉 叩稟

Letter written by Loh Wei-chuan to his parents.



The German Consulate on Whangpoo Road with the new National flag.

德國最近下令將舊有之帝國旗與現在專政之國社黨十字旗並懸，謂爲恢復德國舊有之光榮。圖爲上海德領館上之兩旗（申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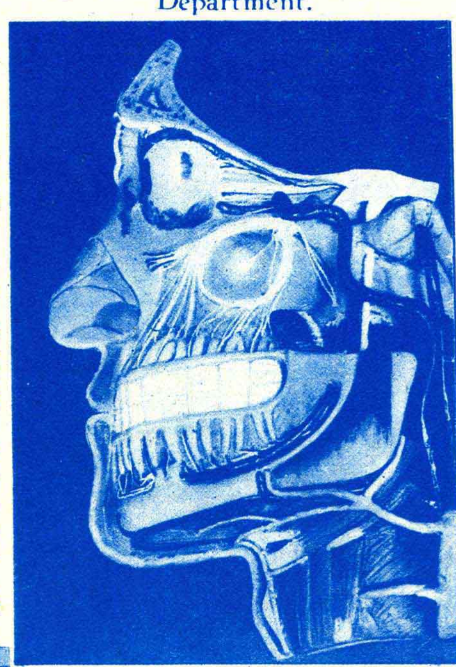
Entrance to the Exhibit of the Ministry of Railways.

鐵道部全國鐵路沿綫之產品展覽會（申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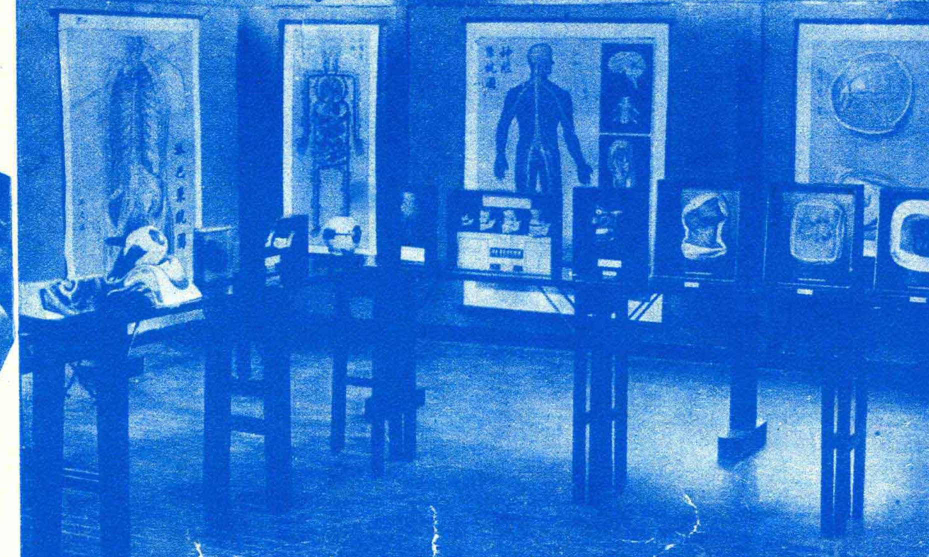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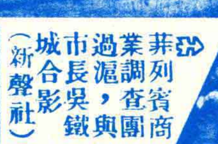
A model of a human head made by the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右及下：內政部衛生署最近自製之人體衛生模型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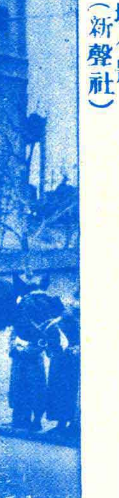


Corner of an Exhibition of the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in Nanking.





菲列賓商業調查團，過滬與吳鐵城市長吳合影（新聲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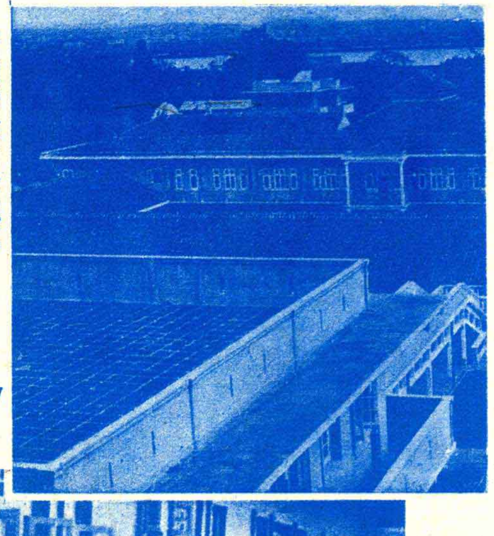
Members of Philippine Trade Commission in Shanghai.



中俄復交後，兩國互派使節，左，爲俄大使波加莫洛夫及其夫人抵滬時攝。下爲竚立碼頭歡迎之上海民衆（新聲社）

Arrival of Mr. Bogomoloff, new Soviet Ambassador to Nanking Shanghai. in

Shanghai crowd welcoming the Soviet Ambassador at thewharf.



廣州新建之淞滬抗日殘廢軍人教養院之鳥瞰。下圖爲參與開幕之來賓（○爲蔡廷措將軍。）（遠東社）

View of the hostel of the wounded soldiers of the 19th Route Army in Canton.



General Tsai Ting-kai of the 19th Route Army.

西

南



Funeral of the late Mr. Li Ta-chiu, socialist leader, in Peiping at the right, Mrs. Li, the widow.

前以研究社會主義在北平遇害之北大教授李大釗，最近在平公葬，上圖羣衆送殯之情形，右爲李夫人趙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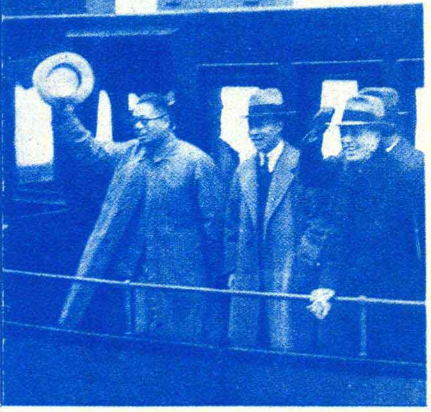
最近任中央銀行總裁職之孔祥熙氏就職時攝（申報）

Dr. H. H. Kung who became governor of the Central Bank recently.

Participants in the funeral of the late President Li Yuan-hung in Tientsin.

前故總統黎元洪氏及其夫人之靈柩本月運津安葬，下圖爲在津出發之情形。左爲黎氏之遺族。

北



財政部長宋子文氏代表我國出席華盛頓世界經濟會議在滬啓程時攝（申報）

Mr. T. V. Soong, Minister of Finance, Sailing for America to attend the Economic Confer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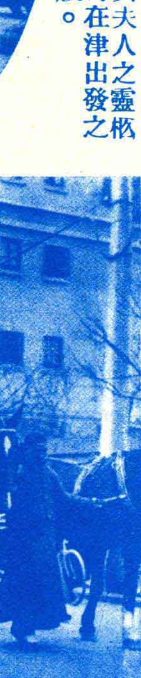


Chinese Ratepayers Meeting.



上：上海華人納稅會年會開會情形。左：爲西人納稅會年會與特別會開會情形（新聲社）

Meeting of the Foreign Ratepayers at the Grand Theater.



Casket carriage with remains of the late President Li Yuan-hung.



殉道者

爲了堅持一種信仰，不爲利誘，不受威脅，甚至生命最大的危難臨到眼前，仍舊不猶疑地不肯撒手而投降於敵人。這是性格的偉大，是人間最英勇最崇高的表現！

ELISSA LANDI, American movie actress, who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Paramount's "The Sign of the Cross."

伊莉莎蘭獲，生於意大利之威尼司，美國電影明星，原爲奧國之公主，會著有小說三本，有名於著作界，爲一多才多藝之女子。圖爲在鉅片「十字架號」一片中之攝影，蘭獲在該片任女主角，飾一以身殉教之基督徒，表演至爲深刻。

春陽

施蟄存作

萬籟鳴插圖

嬋阿姨把保管箱鎖上了，走出庫門，看見那個年輕的行員正在對着她瞧，她心裏一動，不由的回過頭去那一排一排整整齊齊的保管箱看了一眼，可是她已經認不得那一隻是三〇五號了。她望懷裏一掏，剛才提出來的一百五十四元六角的息金好好地在內衣袋裏。於是她走出了上海銀行大門。

好天氣，太陽那麼大。這是她今天第一次感覺到的。不錯，她一早從崑山趁火車來，一下火車，就跳上黃包車，到銀行。她除了起床的時候曾經揭開窗帘看下不下雨之外，實在沒有留心過天氣。可是今天這天氣着實好，近半個月來，老是那麼樣的風風雨雨的沒得看見過好天氣，今天却滿街滿屋的暖太陽了。到底是春天了，一晴就暖和。她把圍在衣領上的毛絨圍巾放鬆了一下。

這二月半旬的，好久不照到上海來的太陽，你別忽略了，倒眞有一些魅力呢。倘若是像前兩日一樣的陰沉天氣，當她從玻璃的旋轉門中出來，一陣冷風撲上臉，她準是把一角圍巾掩着嘴，雇一輛黃包車直到北火車站，在待車室裏老等下午三點鐘開的列車回崑山去的。今天撲臉上的乃是一股熱氣，一片晃眼的亮，這使她平空添出許多興致。她摸出十年前的愛爾琴金錶來。十二點還差十分。這樣早。還好在馬路上走走呢。

於是，崑山的嬋阿姨，一個兒走到了春陽和煦的上海的南京路上。來來往往的女人男人，都穿得那麼樣輕，那麼樣美麗，又那麼樣小玲玲的，這使她感覺到自己底絨線圍巾和駝絨旗袍的累墜。早知天會這樣熱，可就穿了那件雁翎縐襯絨旗袍來了。她心裏划算着，手却把那絨線圍巾除下來，摺叠了搭在手腕上。

什麼店舖都在大廉價。嬋阿姨看看綢緞，看看瓷器，又看看各式各樣的化粧品，絲襪，和糖菓餅乾。她想買一點嗎？不會的，這一點點定力他是有的。沒有必需，她不會買什麼東西。要不然，假如她捨得隨便花錢，她怎麼會犧牲了一生的幸福，肯抱牌位做親呢？

她一路走，一路看。從江西路口走到三友實業社，已經過午時了。她覺得熱，額角上有些汗。袋裏一摸，早上出來沒帶着手帕。這時，她覺得有必需了。她走進三友實業社去買了一條毛巾手帕，帶便在椅子上坐坐，歇歇力。

她隔着玻璃廚窗望出去，人眞多，來來去去的不斷。他們都不像覺得累，一兩步就閃過了，走得快。愈看人家矯健，愈感覺到自己的孱弱了，她抹着汗，懶得立起來，她害怕走出門去將怎樣擠進這些人的狂流中去呢？

到這時，她才第一次奇怪起來：爲什麼，論年紀也還不過三十五歲，何以這樣的不濟呢？在崑山的時候，天天上大街，可並不覺得累，一到上海，走不了一條馬路，立刻就像個老年人了。這是爲什麼？她這樣想着，同時就埋怨着自己，應該高興逛馬路玩，那是毫無意思的。

於是她勉強起身，挨出門。她想到先施公司對面那家點心店裏去吃一碗麵，當中飯。吃了麵就雇黃包車到北火車站。可是，你得明白，這是嬋阿姨剛才挨出三友實業社的那扇玻璃門時候的主意。要是她眞的累得走不動，她也眞的會去吃了麵上火車的。意料不到的却是，當她望永安公司那邊走了幾步路，忽然地讓她覺得身上又恢復了一種好像是久已消失了的精力，讓她混合在許多呈着喜悅的容顏的年青人底狂流中，一樣輕快地走……

什麼東西讓她得到這樣重要的改變？這春日的太陽光，無疑的。牠不僅改變了她底體質，簡直還改變了她底思想。眞的，一陣很騷動的對於自己的反抗心驟然在她胸中灼熱起來。



她走進三友實業社去買一條毛巾手帕。

爲什麼到上海來不玩一玩呢？做人一世。沒錢的人沒辦法，眼巴巴地要挨着到上海來玩一趟，現在，有的是錢，雖然還要做兩個月家用，可是就使花完了，大不了再去提出一百塊來。況且，算牠住一夜的話。也用不了一二十塊錢。人有的時候得看破些，天氣這樣好！

天氣這樣好，眼前一切都呈着明亮和活躍的氣象。每一輛汽車刷過一道嶄新的噴漆的光，每一扇玻璃廚上閃耀着各方面投射來的晶瑩的光，遠處摩天大廈底圓瓴形或方形的屋頂上輝煌着金碧的光，只有那先施公司對面的點心店，好像被陽光忘記了似的，呈現着一種抑鬱的煙煤的顏色。

何必如此刻苦呢？舒舒服服地吃一頓飯。嬋阿姨不想吃麵了。但她想不出應當到什麼地方去吃飯。她預備叫兩個菜，兩個上海菜，當然不要崑山吃慣了的東西，但價錢，至多兩元，花兩塊錢吃一頓中飯，已經是很費的了，可是上海却說不來，也許兩個菜得賣三塊四塊。這就是她不敢闖進任何一家沒有經驗的餐館的理由。

她站在路角上，想，想。在西門的一個館子裏，她曾經吃過一頓飯，可是那太遠了。其次，四馬路，她記得也有一家；再有，不錯，冠生園，就在大馬路。她不記得有沒有走過，但在她記憶中，似乎冠生園是最適宜的了，雖則稍微有點憎嫌那兒的飯太硬。她思索了一下，彷彿記得冠生園是已經走過了，她怪自己一路沒有留心。



她於是看見一雙文雅的手握着一束報紙。

嬋阿姨在冠生園樓上揀了個座位，墊子輭輭的，當然比坐在三友實業社舒服。侍者送上茶來，順便遞了張菜單給她。這使她稍微有一點窘，因爲她雖然認得字，可並不會點菜。她費了十分鐘，給自己斟酌了兩個菜，一共一塊錢。她很滿意，因爲她知道在這樣華麗的菜館裏，是很不容易節省的。

她飲着茶，一個人佔據了四個人底座位。她想趁這空暇打算一下，吃過飯到什麼地方去呢？今天要不要囘崑山去？倘若不囘去的話，那麼，今晚住到什麼地方去？惠中旅館，像前年有一天因爲銀行封關而不得不住一夜那情形一樣嗎？再說，玩，怎樣玩？她都委决不下。

一溜眼，看見旁座的圓桌子上坐着一男一女，和一個孩子。似乎是一個小家庭呢？但女的好像比男的年長得多。她大概也有三十四五歲了吧？嬋阿姨剛才感覺到一種獲得了同僚似的歡喜，但差不多是同時的，一種常常沉潛在她心裏而不敢升騰起來的煩悶又冲破了她底歡喜的面具。這是因爲在她底餐桌上，除了她自己的外，更沒有第二個人。丈夫？孩子？

十二三年前，嬋阿姨底未婚夫忽然在吉期以前七十五天死了。他是一個擁有三千畝田的大地主底獨子，他底死，也就是這許多地產失去了繼承人。那時候，嬋阿姨是個剛健的小姐，她有着人家所稱讚爲『卓見』的美德，經過了二日二夜的考慮之後，她決定抱牌位做親而獲得了這大宗財產底合法的繼承權。

她當時相信自己有這樣大的犧牲精神，但現在，隨着年歲底增長，她逐漸地愈加不相信她何以會有這樣的勇氣來了。翁姑故世了，一大注產業都歸她掌管了，但這有什麼用處呢？她忘記了當時犧牲一切幸福以獲得這產業的時候，究竟有沒有想到這份產業對於她將有多大的好處？族中人的虎視眈眈，去指望她死後好公分她底產業，她也不會有一個血統的繼承人。算什麼呢？她實在祇是一宗巨產底暫時的經管人罷了。

雖則她有時很覺悟到這種情形，她却還不肯浪費她底財產，在她是以爲既然犧牲了畢生的幸福以獲得此產業，那麼惟有刻意保持着這產業，才比較的是實惠的。否則，假如她自己花完了，她底犧牲豈不更是徒然的嗎？這就是她始終吝嗇着的緣故。

但是，對於那被犧牲了的幸福，在她現在的衡量中，却比從前的估價更高了。一年一年地閱歷下來，所有的女伴都嫁了丈夫，有了兒女，成了家。卽使有貧困的，但她們都零外有一種愉快足夠抵償經濟生活底悲苦。而這種愉快，她是永遠豔羨着，但永遠沒有嘗味過，沒有！

有時，當一種極罕有的勇氣奔放起來，她會想！去掉這些財富罷，去結婚罷。但她一攬起鏡子來，看見了萎黃的一個容顏，或是想像出了族中人底誹笑和諷刺底投射，她也就沉鬱下去了。

她感覺到寂寞，但她再沒有更大的勇氣，犧牲現有的一切，以衝破這寂寞的雰圍。

她凝看着。旁邊的座位上。一個年輕的漂亮的丈夫，一個興高采烈的妻子，一個活潑的五六歲的孩子。她們商量吃什麼菜肴。她們談話。她們互相看着笑。他們好像是在自己家裏。當然，他們並不怪嬋阿姨這樣沉醉地耽視着。

直等到侍者把菜肴端上來，才阻斷了嬋阿姨底視線。她看看對面，一個空的座位。玻璃的桌面上，陳列着一付碗著，一付，不是三付。她覺得有點難堪。她懷疑那妻子是在看着她。她以爲我是何等樣人呢？她看得出我是個死了的未婚夫底妻子嗎？不僅是她看着，那丈夫也注目着我啊。他看得出我並不比他妻子年紀大嗎？還有，那孩子，



他那雙小眼睛也在看着我嗎？他看出來，以爲我像一個母親嗎？假如我來撫養他，他會不會有這樣活潑呢？

她呆看着堅硬的飯顆，不敢再溜眼到旁邊去了。她怕接觸那三雙眼睛，她怕接觸了那三雙眼睛之後，牠們會立刻給她一個否決的回答。

她於是看見一雙文雅的手握着一束報紙。她抬起頭來，看見一個人站在她桌子邊。他好像找不到坐位，想在她對面那空位上坐。但他遲疑着。終於，他沒有坐，走了過去。

她目送着他走到裏間去，不知道心裏該怎麽想。如果他終於坐下在她對面，照她同桌子吃飯呢？那也沒有什麽不可以。在上海，這是普通的事。就使他坐下，向她微笑着，點點頭，似曾相識地攀談起來，也未嘗不是坦白的事。可是，假如他眞的坐下來，假如他眞的攀談起來，會有怎樣的結局啊，今天？

這裏，她又沉思着，爲什麽他對了她看了一眼之後，才果決地不坐下來了呢？他是不是本想坐下來，因爲對於她有什麽不滿意而翻然變計了嗎？但願他是簡單地因爲她是一個女客，覺得不大方便，所以不坐下來的。但願他是一個靦覥的人！

嬋阿姨找一面鏡子，但沒有如願。她從盆子裏檢起一塊蒸汽洗過的手巾，揩着臉，却又後悔早晨沒有擦粉。到上海來，擦一點粉是需要的。倘若今天不回崑山去，就得在到惠中旅館之前，先去買一盒粉，橫竪家裏的粉也快完了。

在旅館裏梳洗之後，出來，到那裏去呢？也許，也許他——她稍微側轉身去，遠遠地看見那有一雙文雅的手的中年男子已經獨坐在一只圓玻璃桌邊。他正在看報。他爲什麽獨自個呢？也許他會得高興說：

——小姐，他會得這樣稱呼嗎？我奉陪你去看影戲，好不好？

可是，不知道今天有什麽好看的戲，停會兒還得買一份報。他現在看着什麽？影戲廣告？我可以去借過來看一看嗎？假如他坐在這裏，假如他坐在這裏……

——先生，借一張登載影戲廣告的報紙，可以嗎？

——哦，可以的，可以的，小姐預備去看影戲嗎？……

……

——小姐貴姓

——哦，敝姓張，我是在上海銀行做事的。……

這樣，一切都會很好地進行了。在上海。這樣好的天氣。沒有遇到一個熟人。嬋阿姨冥想有一位新交的男朋友陪着她在馬路上走，手挽着手。和暖的太陽照在他們相並的肩上，讓她覺得通身的輕快。

可是，爲什麽他在上海銀行做事？嬋阿姨再溜眼看他一下，不，他的確不是那個管理保管庫的行員。那行員是，還要年輕，面相還要和氣，豐度也比較的灑落得多。他不是那人。

一想起那年輕的行員，嬋阿姨就特別清晰地看見了他站在保管庫門邊凝看她的神情。那是一道好像要說出話來的眼光，一個躍躍欲動的嘴唇，一副充滿着熱情的臉。他老是在門邊看着，這使她有點煩亂，她曾經覺得不好意思摸摸索索地多費時間，所以忽忽地鎖了抽屜就出來了。她記得上一次來開保管箱的時候，那個年老的行員並不這樣仔細地看着她的。

當她走出那狹窄的庫門的時候，她記得她曾回過頭去看一眼。但這並不單爲了不放心那保管箱，好像這裏邊還有點避免他那注意的凝視的作用。她的確覺得，當她在他身邊挨過的時候，他底下頷曾經蹭着了她底頭髮。非但如此，她還疑心她底肩膀也曾經蹭着他底胸脯的。

但爲什麽當時沒有勇氣抬頭看他一眼呢？

嬋阿姨底自己約束不住的遐想，使她憧憬於那上海銀行底保管庫了。爲什麽不多勾留一會呢？爲什麽那樣忽急地鎖了抽屜呢？那樣地手忙脚亂，不錯，究竟有沒有把鑰匙鎖上呀？她不禁伸手到裏衣袋去一摸，那小小的鑰是在着。但她恍彿覺得這是開了抽屜就放進袋裏去的，沒有再用牠來鎖上過。沒有，絕對的沒有鎖上，不然，爲什麽她記憶中沒有這動作啊？沒有把保管箱鎖上？眞的？這是何等重要的事！

她立刻付了賬。走出冠生園，在路角上，她招呼一輛黃包車：

——江西路，上海銀行。

在管理保管庫事情的行員辦公的那櫃台外，她招呼着：

——喂，我要開開保管箱。

那年輕的行員，他正在抽着紙煙和別一個行員說話，回轉頭來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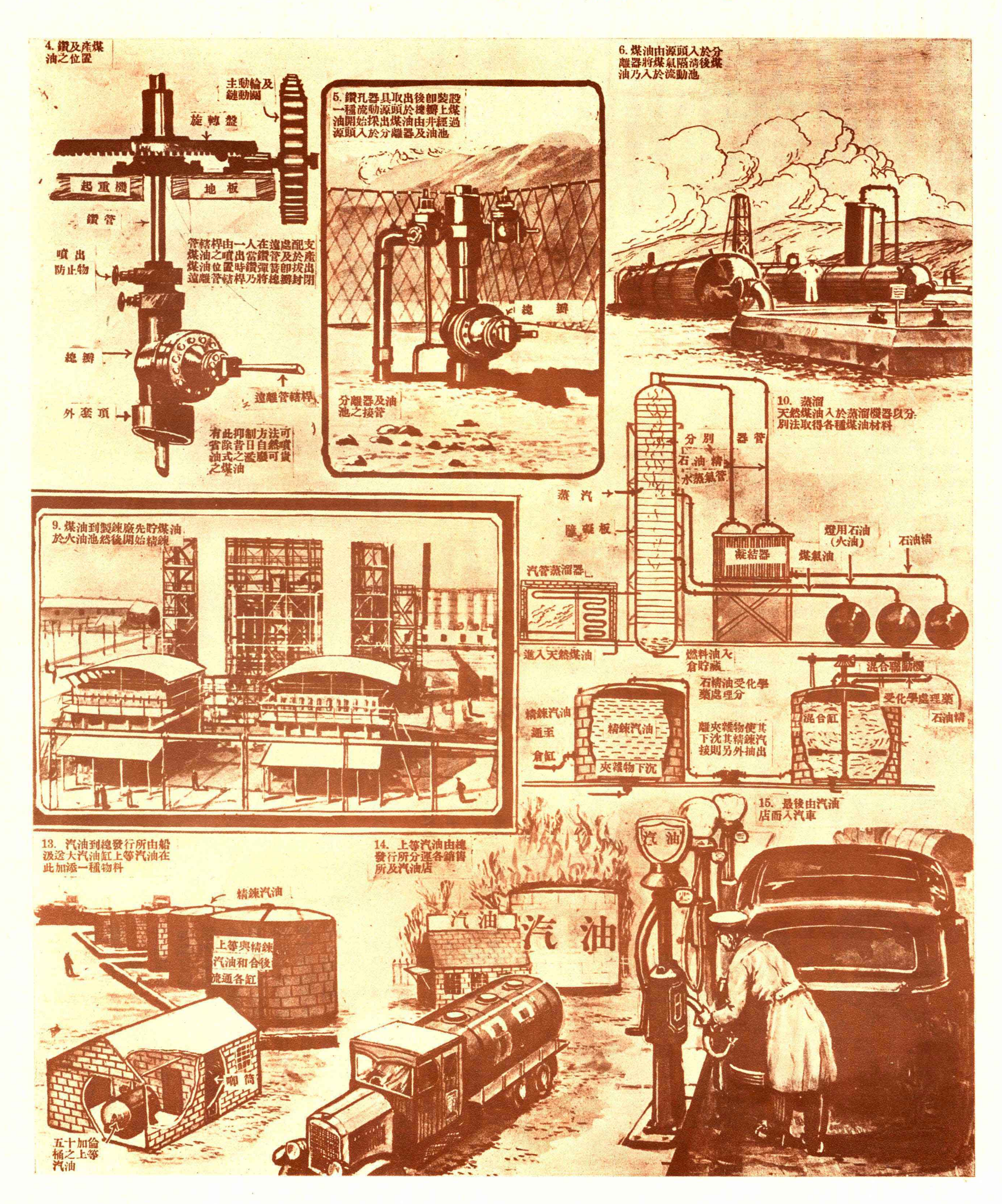
——幾號？

（請續翻第廿六頁）



喂，我要開開保箱險。

汽油的故事



汽油的故事

在許多駕着或用着汽車的人當中，在他們停着車購買幾加倫汽油的時候，恐怕沒有幾個曉得那由唧筒抽到載油缸來的液體出產的故事吧。我們在這裏把牠介紹介紹，說起採取煤油的程序，是先由地質學家決定某一地點適宜鑽井工作後，就架起起重機，裝設鑽孔器具，然後乃鑽探煤油。現在鑽煤油井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鐵纜或撞擊方法，一種是轉環方法。前者的煤油井差不多是舂碎地面而成的，後者是用機器把一種堅硬鋼管旋轉着利鐵而鑽挖地層，如螺絲錐之鑽木孔一樣。在數千尺深鑽下去的時候，

FROM THE WELL TO THE CAR: THE ST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PETROL.



一個冲泥器把碎石冲洗，送到地面。在實驗家決定煤油層已鑽達時候，一種源頭就裝置起來，預備煤油噴上時，可以從而節制之，不致像舊法任其濫流噴出。在煤油工廠把煤油經過初次提取手續後，那些天然煤油再運至精鍊廠。在廠內再經過幾次精鍊與蒸溜製法以至成爲純正汽油。由那裏載入特製的載油船運至總發行所。由船入貯油倉後，有的再加添一種物料，製成上等汽油。於是用火車或運油汽車運至各銷售處，再分給各汽車房及售油店。最後就是那純潔精鍊的汽油入於汽車載油缸，預備給汽車行動的力了。



全國足球賽之華中隊

Members of the Hwa Chung Te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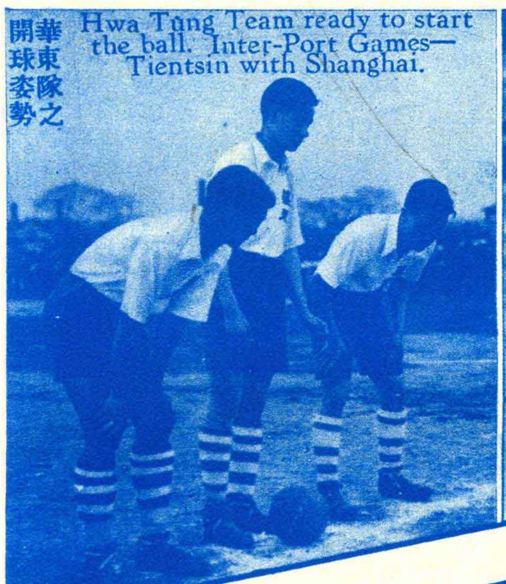
全國足球賽在武昌舉行，屢爲連戰連勝之華東隊

Group picture of the Hwa Tung Team which won prizes in Wuchang recently.

全國足球賽之一斑

舒少南攝

FOOT-BALL M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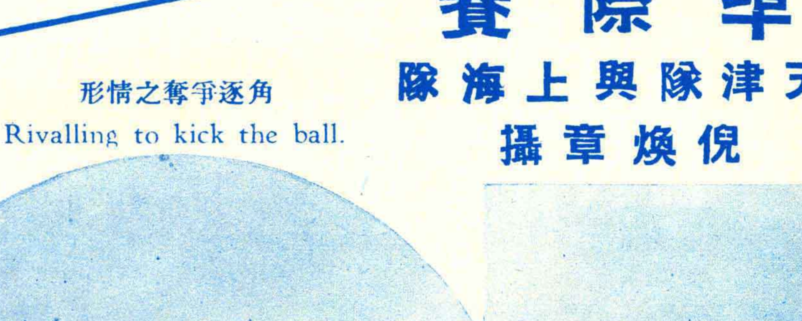
華東隊之開球姿勢

Hwa Tung Team ready to start the ball. Inter-Port Games—Tientsin with Shanghai.



華西隊之開球姿勢

Starting the ball—Hwa Hse Team.



Mr. Li Yi-chen of Shanghai leading the ball.

滬隊李義臣帶球之姿勢

埠際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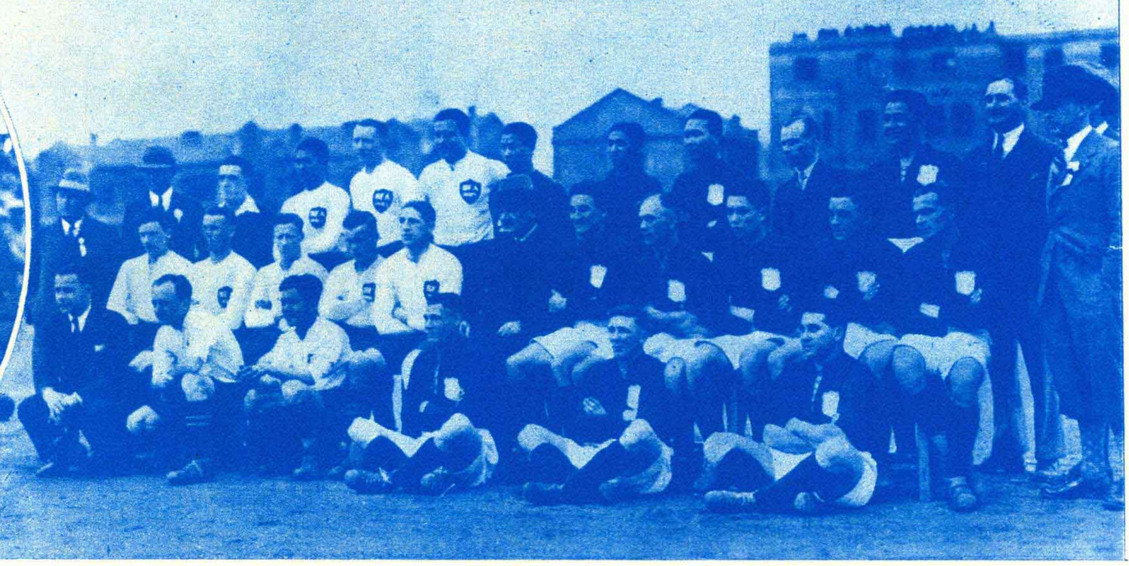
天津隊與上海隊

倪煥章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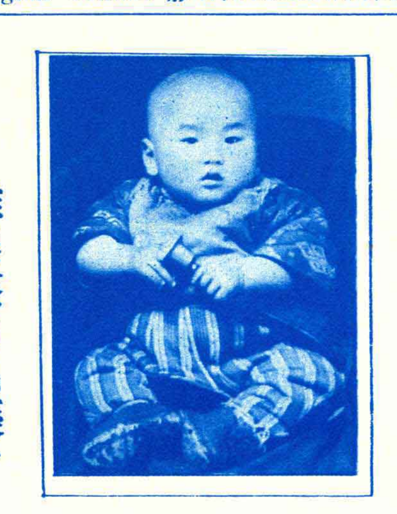
角逐爭奪之情形

Rivalling to kick the ball.



天津隊與上海隊合影

Group picture of both the Tientsin and Shanghai Teams.



余力之君公子玉照

參與滬杭長途賽之健兒之一部

Picture shows a portion of the Chinese althelete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recent Shanghai-Hangchow long-distance run.

滬杭路長途賽跑在上海西門陳英士紀念塔前出發攝影（申報）

Below—Starting from the West Gate, Chinese althelets set out for the Shanghai-Hangchow long-distance run.

意大利校之譚騎術，美國軍大會。

Mr. Tan Sun, Chinese student in the Italian Military Academy, is a good horseman. Once he participated in the Italian Military Riding Meet.

上海第二屆萬米賽跑之第一名王正林君（新聲社）

Mr. Wang Tseng-lin, champion winner in the Second Annual 10000 Meter Run which was recently held in Shanghai.

北平最近組織之北平中華田徑隊。上為該隊之主事者合影由右至左：指導譚邦傑，副隊長司徒光，隊長劉長春，幹事關鈞，右為該隊練習時之情形。

There has recently been organized in the old capital a Peiping Chinese Track and Field Team. Above is a group picture of the officers of the team. From left to right—Mr. Kan Chuen (manager) Mr. Liu Chang-chun, China's fastest short-distance runner, (captain), Mr. Sze-tu Kwang, (vice-captain) and Mr. Tan Pong-chieh, (coach).

Right—Picture shows members of the team under training.

青年

老舍

不要說世上沒有一塊凈土，
青年們的心都含着早春的朝露，
像纔被燕子看見的玫瑰花，
紅似朝陽，比朝陽多着一團香霧。
那顏色忽深忽淺的春風，
隨着陰晴不定的雲路，
爲你，用輕寒挽住了春光，
爲你的嫩蕚吹來南洋的淺綠。
生命之春是生命之花，
嘔，貞純，欣喜，舞且歌，歌且舞！
生命之春是生命之花，
生命之花是萬有之母。
生命之花，放開歷史的奇葩：
昨日的蝴蝶已成死物。
昨朝已死，什麽是新的紀元？
新紀元是你的蕊香初吐！
展開，展開似玫瑰的一點紅，
青年們的心，萬有之主！
展開，你只有春的歡欣，
斬盡一切冬的陰苦，
使香美的呼吸吹出個鮮明
的宇宙，創造纔是青年的藝術！

值得注意的人物

Mr. Rudolph Frime, famous Czechoslavakis Musician who is now sojourning in Shanghai, intends to write a few oriental musical plays.

左：捷克音樂家佛里曼氏最近來滬小住，擬在此創作東方戲曲，按佛氏爲一新興之作曲家。哄動世界之小歌劇「玫瑰瑪琍」Rose Marie即爲氏所作。其中「印度情歌」Indian Love Call 一曲，尤爲我國人士所熟習。（申報）



Miss Hiltz, beautiful and gay French aviatrix, as she was besieged by welcomers upon her recent arrival at Shangh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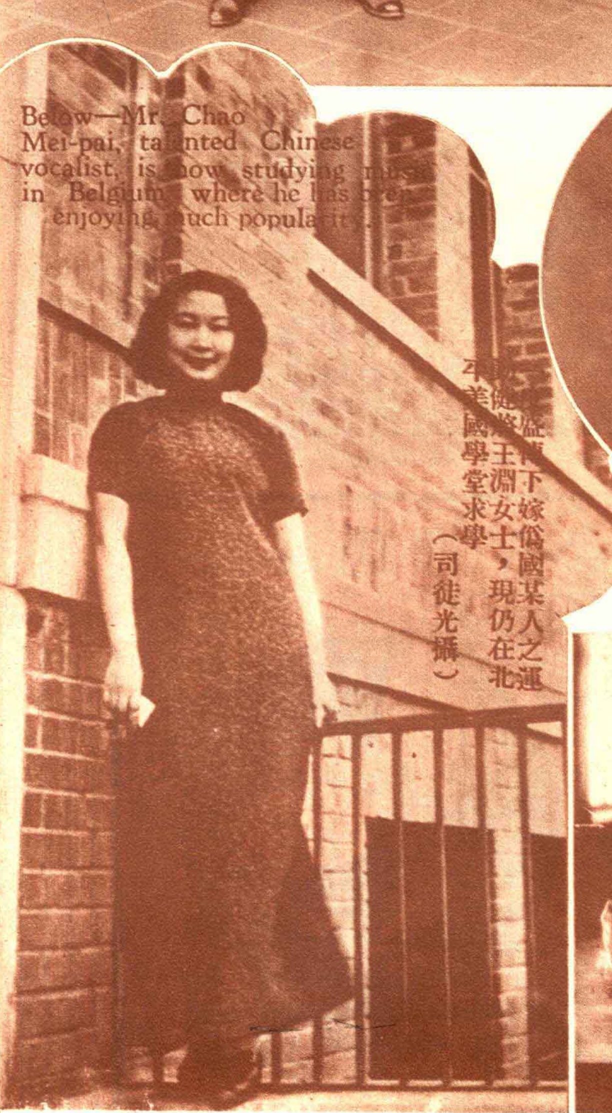
本月過滬之法國女飛行家希爾慈女士（申報攝）

Mr. Sze Shuai-yu, better known as Lou Shuai, noted Chinese literary artist, and nove- list, is teaching in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 sity, Tsinan.

文藝家老舍先生，現任齊魯大學教授，所作「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等書，膾炙人口，本期「青年」一詩，爲先生之近作。

下：留比利時我國歌唱家趙梅伯先生，在彼邦樂壇極負盛譽。

Below—Mr. Chao Mei-pai, talented Chinese vocalist, is now studying music in Belgium, where he has been enjoying much popularity.



Miss Wang Yuan, famous Chinese girl althelete, is still studying in the American School in Peiping despite all rumours of her impending marriage to a Chinese puppet in "Manchukuo".

盛傳下嫁偽國某人之運動健將王淵女士，現仍在北平美國學堂求學（司徒光攝）





Above—Famous Chinese scholar Mr. Ku Chie- kung and his wife. Mr. Ku is a veteran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y sesearch.

「古史辨」之作者，名考古家顧頡剛氏及其夫人（趙澄）

Below—Mr. Wang Fu-shih, student in the Tung-chi University, whose invention of a new radio set has met with praise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下：上海同濟大學王輔世君，自製無線電機，試收私祕無線電，結果異常美滿，已得政府嘉獎，因此機將於軍事上有極大效用也。（金石聲攝）



鸚　鵡

裝飾圖案畫・比桑作

PARROTS

by: Pichon

總理遺囑印

總理遺囑印爲俟石年先生所作，諸印各體皆備，無妙不臻，是不爲徽浙兩派所囿者。印譜並有時人如于右任吳稚暉戴傳賢陳樹人葉楚傖譚澤闓徐悲鴻諸先生等之題跋，認爲三民主義最初出之美術珍品，可以傳之於世。本刊以篇幅關係，僅刊數方於此，以饗同好。至其印譜全稿，聞將託書局製版印行云。


·三民主義·


·凡我同志·

·建國方略·


·最近主張·

·及廢除不平等條約·

·深知欲達到此目的·

蜀派鐵筆


·楊虎之印·


·建威上將軍·


章炳麟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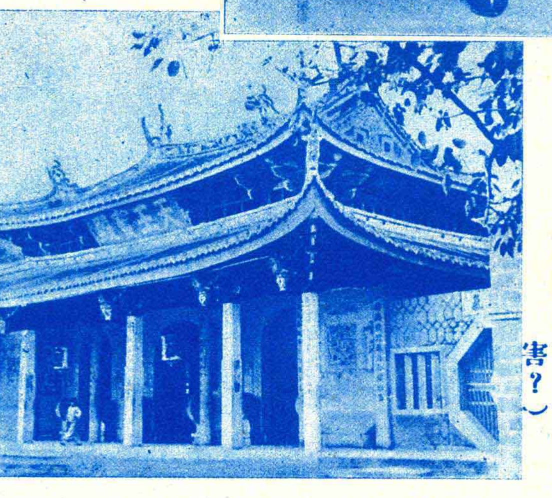

·嘯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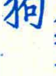
太炎篆書

·段祺瑞印·

此處六印，係四川楊鵬升先生所刻。印學以皖浙兩派爲近數百年來所風行。鵬升先生刻印：不拘古法，而不違古法；獨創一體。印學家皆稱爲蜀派。出版有東京，上海，天津，等集。

廈門





廈門附近南普陀（下圖）之大殿，該院住持爲世界聞名之太虛法師（右圖）鼓浪嶼爲廈門之勝景洞天爲鼓浪嶼之名蹟（左圖）廈門大學爲南國之學術中心，由陳家庚獨資創辦（左上圖）

全國獵影記之七

社會的斑點

梁得所

關於感想

前不久遇見一位新聞記者，問我說：「你對我們這地方有什麼感想呢？」

他未問以前，我對那地方彷彿略有所感，給他一問，反而毫無所想了。在那位朋友的心目中，彷彿以爲我凡到一個地方，下車或登岸之後，馬上就去找感想。那實在太滑稽了，因爲，照片是有心去找的，感想不過偶然發生，閒談中也許說不盡，燈下可以寫記一點；如果突然問起來，反而一句說不出。

把偶然的感想寫下來，彷彿成爲我的習慣，至於有什麼可以貢獻讀者呢？我向來沒有把握。只有一點我常常留意，就是寫得簡短些，庶幾乎雖或晦澀，讀來亦未至於頭痛；雖或讀了無所得，但費時間無多，亦不致太過上當。

至於讀者讀了又有什麼感想，這我更從未過問。因爲我不願意講了諸談而問聽衆爲什麼不笑，更不願滑稽到彈了提琴而問人聽了悲不悲。

在中山縣，看見公安局門前貼出的佈告：

收買蒼蠅
每兩十五仙
濕蠅每兩五仙

那是公共衛生滅蠅方法的一種標貼，是以叫同事照牠一張相，攝影的時候，旁邊站着一位老頭子，我以爲他是局裏的人員，信口問問：「捕蠅來賣的多吧？」

「這倒不知道，我也是過路的。」老頭子答了，接着說他的推想：「我以爲收得不多的，價錢定得太低了。如果價錢高些，自有人肯蜉些出來賣。」

公安局滅蠅運動收買蒼蠅處

我聽了頗爲吃驚，但細察老頭子神情並非說笑話，他簡直不知或不留意那佈告標價收買目的是滅蠅，他把滅蠅的手段認爲目的了。

滅蠅而至於標價收買，實屬一種苦心。於是我想到滅蠅運動有許多困難問題！

一，倘若只以衛生爲宣傳，結果有錢人家設紗窗可以拒蠅，知識階級糞食防毒：只可憐談不到衛生的窮人受罪。

二，爲鼓吹貧民動手滅蠅，不能不出錢收買。可是定價太低，窮人一算，不如去捉田鷄。（雖然田鷄有益於禾稻不宜捉，但目的賣錢管得益和害？）

三，既要收效，就出高價收買罷。果如是，則捕蠅之人必多，或者捕蠅竟成一種職業，到那時，正如老頭子所說，有人會蜉養拿去賣了。

四，一旦捕蠅變成職業，蒼蠅就不能滅。因爲捕蠅者決不肯把蠅滅絕，以免鳥盡弓藏致有失業之憂。

五，如果捕蠅之業眞個發達，就有聰明的人合股承辦，於是主辦者坐享其利，僱遣村童去動手捕蠅，不幸受毒霍亂，死的是那班窮小子。

年年鬧疫症，人民生命如草菅。蒼蠅愈剿愈多，公衆衛生的辦法何在？

貓

船到澳門已入夜了，遠望岸上，賭館的燈飾輝煌，綴着「銀牌」「餉館」的字樣。銀牌有濟於民生，餉館尤足稱國計，這是葡萄牙發展澳門的成績。

晚間無事，見廣告一齣影戲是朋友編的，買票進去看看。未開演前先放影幻燈廣告，其中兩幅是賣手槍軍火的，三幅叫人買彩票。彩票名爲「有獎義會」。記得吳玉帥說過，西洋文化重實利，中國重道德。有獎義會頗能兼顧實利與道德，冶中西文化於一爐。

影戲看完回旅館就寢，鬧得不能睡。隔壁房間妓女的喧嚷，離半里遠可以聽聞，何況相隔一層薄薄的板壁。澳門旅館住妓女，這本來已成無足希奇的事，怪的是她們何必那麼喧鬧，又不是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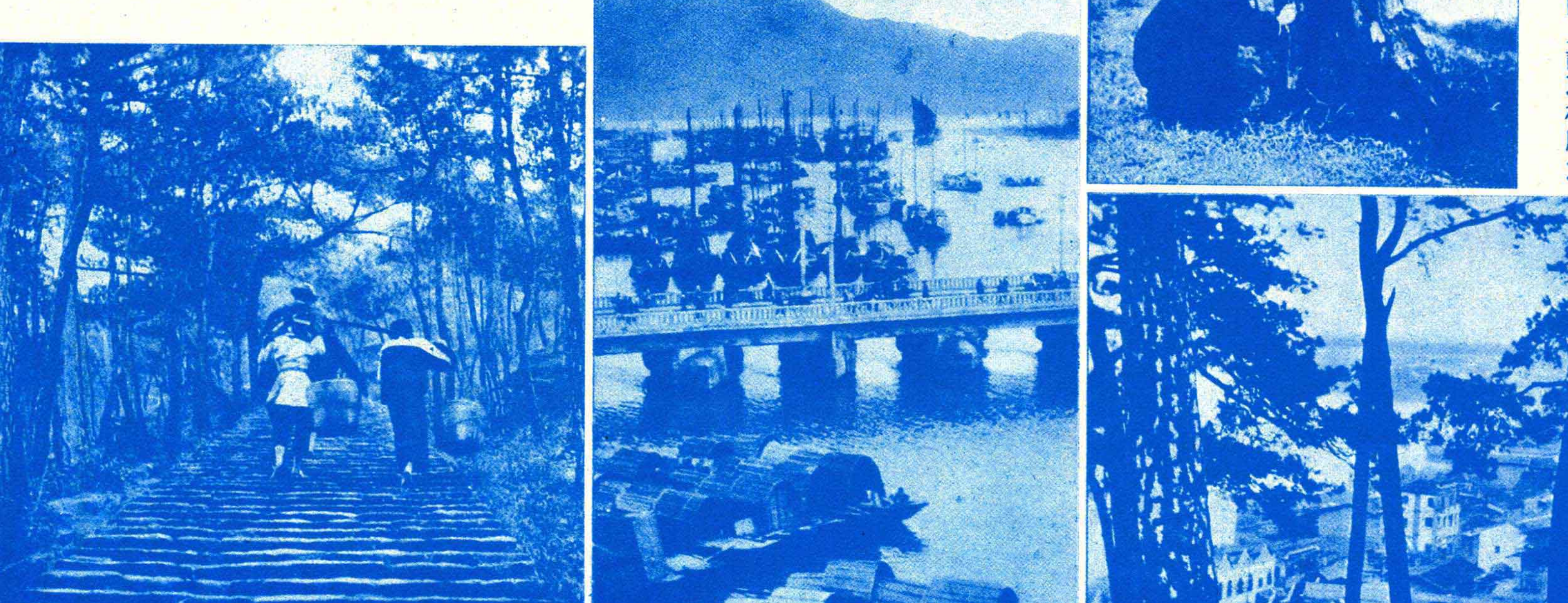
狗

未來福州前，有朋友問我到那裏打算找誰作嚮導。我說相熟的只有公安局長丘兆琛君。那朋友說：「你找他領導當然便利，不過和他

福州



福州風景絕佳左圖由倉前山遠望中圖爲閩口大橋位於福州之熱鬧中心地下圖爲松林中獵影之良友攝影團右上圖即團員試取松膠之影





香港小火車所經之暗山道

香港的鳥瞰。

香港富有者所住的房子：

下：香港窮人住的房子；

香港街頭的賣橄欖者，寓工作於遊戲，爲粵人生活習慣之特性。

出入該小心一點，他近來因嚴辦了幾個土豪，聽說流氓要向他尋仇，他隨身常帶一隻警犬哩。」

到福州，訪探人物和古蹟，丘君親自驅車陪往，可是沒有帶警犬。到戚公祠登山的時候，談及嚴厲治安的事，我笑問他出來怎的不帶警犬。他答謂不致如外間宣傳的畏怯，「不過」他補說，「不帶來是可惜的，否則可以拍張正種德國警犬。」

不帶來也好，我心裏想，反正我是不喜歡狗的。就是世界聞名的狗明星琳丁丁也不會看看。

我對於狗沒有好感，因爲雖則聽過關於狗英雄事蹟，但不過聽聞而已。實際平日所見，還是覺得討厭的地方太多。

比如，旅行經過村落，羣狗來勢兇兇的追着狂吠。及至我掉頭俯身作拾石狀，還未有拋擲，牠們已嚇得消聲匿跡了。

然而我却見過，路邊有一種不聲不響的狗，乘人不備，突然毒毒的咬人一口，據說有時竟有致命的危險。

我亦見過有好狗。主人帶牠去打獵，放槍打一隻水鴨，那匹狗就跑上前咬着傷者的咽喉，銜回主人面前搖尾報功。

此外，對於狗沒有什麼特殊印象。至於所認爲討厭多少是個人的偏見，在此對於狗的名譽也就有所詆譭了。這一點倒不必顧忌，因爲狗不像人會結流氓，更不會讀了這篇文字就來咬我。

鵝

離佛山四五里，有個小地方叫做「橫深」，當我們來到還是舊歷新年時節，遇見只流行於當地的特別風俗——擲鵝。

擲鵝是一種賭博，五個銅板擲一盤骰子，連勝五手的贏得一隻肥鵝。銀幣兩角就三手決勝。這種新春游戲的賭攤擺滿路旁，男女老幼踴躍參加。

導游的朋友告訴我們說，前不久有一個人連擲連輸，輸了六十多塊錢，然後贏得一隻鵝而去。這個傻得可笑的人，今春在橫深傳爲美談。

六十餘元贏一隻鵝，這位仁兄實在傻得可笑，然而我心裏羨慕而佩服他，羨慕他捧鵝回家時何等歡喜，佩服他不肯做失敗的人，無論代價如何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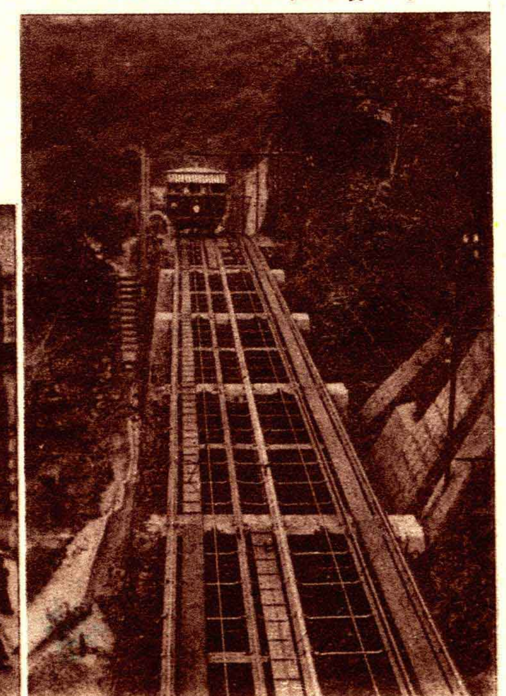
五個銅板博得一隻鵝固屬可喜，六十元博得尤覺可貴；惟有擲而無所獲，無論輸五個銅板或五十元，都應感着失敗的悲哀。

當然，六十餘元一隻鵝是不上算的；然而是「贏」而不是「買」。贏字的代價是無數可算的。

哥侖布尋獲新大陸，是以性命爲孤注博得的勝利品。他曾計過上算不上算嗎？他曾望想後世紐約寸金寸土的地價可以分潤幾個「八仙」(Percent)嗎？

廿地拋了每年入息四萬元的律師職位，赤膊下獄去博勝利。人生如夢耳，有洋服不穿，汽車不坐，偏去赤膊坐監牢。老甘未免愈老愈傻了吧？

世上還有許多傻子，用畢生精力去研究一條昆虫，爲考究一種微菌而丟了性命。他們做了許多不上算的事情。而世界因此就進步了。



下：香港從山下至山上的火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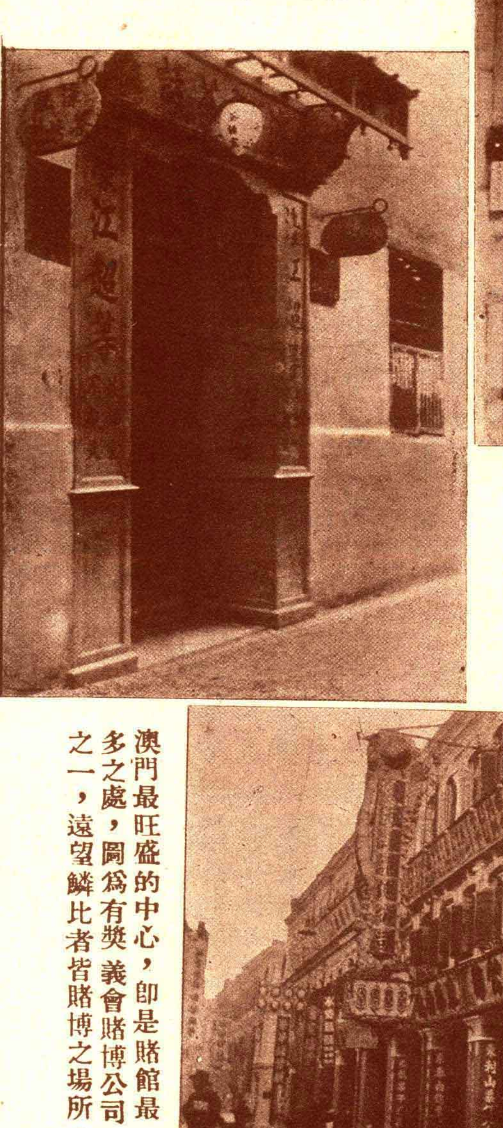


下：香港街道一斑



下：香港碼頭外望之帆影

下：澳門的茶話室之一（卽公開吸食鴉片之場所）



澳門公開售賣之軍火物品



澳門的鳥瞰

澳門街道之一斑

澳門的妓館

澳門最旺盛的中心，卽是賭館最多之處，圖爲有奬義會賭博公司之一，遠望鱗比者皆賭博之場所。

或有人說，哥命布甘地之流，追求目標之大，與擲鵝不可同日語。那麽，我再就地舉一件往事。

當民國建國前，革命黨人起事於廣州，失敗，同志趁船逃亡。其中一位陸少東先生，忽然想起祕密機關屋裏掛着一面黨旗忘記藏起，勢將被淸奴拿去侮辱。他便離船跑回去把那面旗子收藏起來，回頭船已開去，自己就被緝捕殉難。一條人命換回幾尺布，這比六十餘元博一隻鵝更不上算。

革命彷彿成功了。在拿着算盤去做官的今日，回想當年有爲一面布旗而拚去性命的，世上可有更傻而更感動人的事嗎？

猴

中國最南的海南島，簡直是熱帶地方。現在初春時節，華北冰雪未溶，而此間單衣覺暖了。聽說夏天亦不過如是，盛暑時節每天中午熱極必洒一場雨，天氣也就一陣涼快。正如曾被貶於該地的蘇東坡所謂：「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

最令人有南國之感的，是那典型熱帶植物之茂盛。曾有一本介紹海南島的英文書（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 The Island of Palm（棕櫚之島）。試想，在銀色月下的海濱，高高地長着像一束鳳尾的椰樹，上面有幾個猴子在揉躍嬉戲；遠遠聽聞土人的絃樂和歌唱，像投石池中發出悠蕩而不負責任似的聲浪。這種景色，我們在電影看過不少，使人有世外的陶醉。到海南島，就置身其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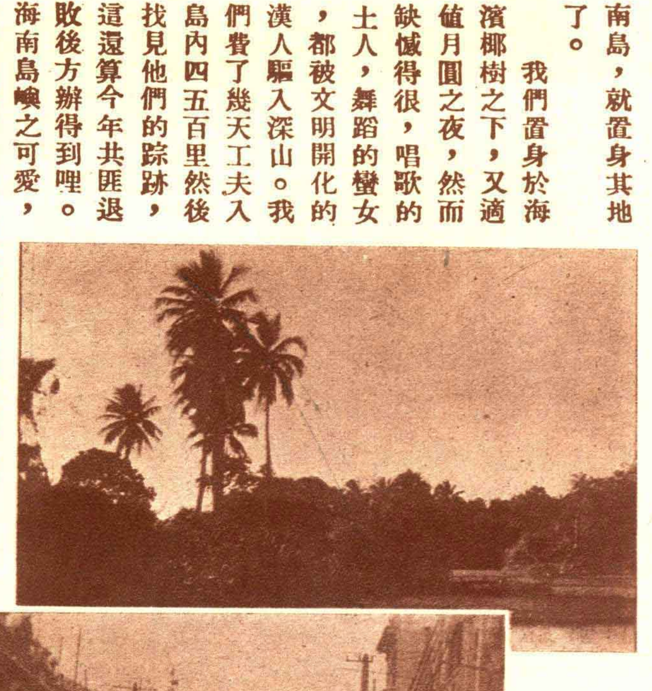
我們置身於海濱椰樹之下，又適值月圓之夜，然而缺憾得很，唱歌的土人，舞蹈的蠻女，都被文明開化的漢人驅入深山。我們費了幾天工夫入島內四五百里然後找見他們的踪跡，這還算今年共匪退敗後方辦得到哩。

海南島嶼之可愛，在乎自然而幽逸，現在爲衆生苦刼波及了。在事業家看來，這是文明開化的狀態，然而誰能說不是自然界的一種損傷？

「回到自然！」這是現代文明人的一種苦叫，十九世紀歐西美術也瘋狂地傾向原始，讚頌野蠻是健康，文明無可救藥的病症。然而又奈何，我們世界終於是向文明的路前進。

在世界的行程，我們沒有退後的地步。直到我們只知有前途時，我們已被宇宙的大力推縱。這是原本可怕而不應怕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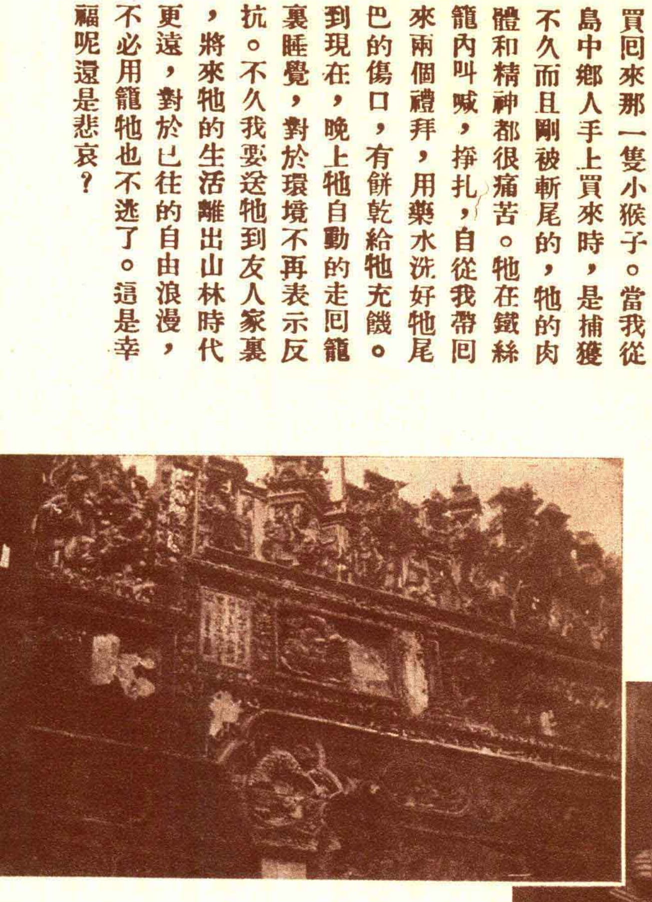
我覺得我們像猴子，至少像我從海南島買回來那一隻小猴子。當我從島中鄉人手上買來時，是捕獲不久而且剛被斬尾的，牠的肉體和精神都很痛苦。牠在鐵絲籠內叫喊，掙扎，自從我帶回來兩個禮拜，用藥水洗好牠尾巴的傷口，有餅乾給牠充饑。到現在，晚上牠自動的走回籠裏睡覺，對於環境不再表示反抗。不久我要送牠到友人家裏，將來牠的生活離出山林時代更遠，對於已往的自由浪漫，不必用籠牠也不逃了。這是幸福呢還是悲哀？



上：瓊州的棕樹

左：佛山之馬路之一

佛山祖廟前之石刻蛇相龜，傳若去此物，則佛山將全爲洪水所氾濫。



佛山廟宇上之精細彫刻。

春來了

茅盾

春來了！太陽是暖暖的，風是軟軟的。摩登姑娘伸一個懶腰，看著那好景的豔陽天，蔻丹染紅的指尖輕叩著牙關，默念著昨兒的約會，心裏打著結。春天帶來了「浪漫司」，却沒有帶給她分身術！

公園裏碧綠的草茵上整整齊齊站著一排粉妝似的玉蘭。試穿一件鮮紅的長旂袍，斜倚著玉蘭樹，拍一個照罷？那是多麼「詩意」的！

茶蘼架下可巧有一對兒座位空著。好一個幽雅的去處！到那邊欵一忽兒罷？您自己沒有看見，粉褪黛散，還不趕快裝扮！

上新雅去喝一盅罷？怎麼？那就到冠生園！國泰新到一張好片子，戀愛的羅曼司夾著武俠冒險；再不然，我們還有「城市之夜」：哈，您不喜歡這國產的新片？您抱怨那導演先生要把那有錢人的兒子跟沒錢人的女兒來一個美滿的結合？天哪，小寶貝！您還有點兒封建道德！

打膩了「高爾富」，也看厭了野獸神怪香艷鉅片，「爵士」的音樂也不再能使她興奮，春天裏的摩登姑娘轉又覺得春天太無聊賴，她渴望著力強的更新奇的刺激，刺激，第三個刺激！

說是國難方殷麼？我們的摩登姑娘自然曉得。但是昨天她家已經全體加入了航空協會，已經在那里航空救國。也許她還有點「家難」：最近美國的金融風潮叫她老子在金業交易所裏喫了一跌，半天裏去了家產一半，這個，她也自然曉得。可是她也看慣。今天虧了，明天可以翻回來。永遠翻不回來的，是那青春時代的如水流年！在這上頭，我們的摩登姑娘看得非常明白，看得非常透激；「未來」是那麼不可知，她只能抓住了「現在」，——發瘋似的要求刺激，肉體的官能的刺激！你能說她錯麼？一長排一長排的摩登男女在這歷史的前夜走他們命運的旅途，走上了沒落，走上了毀滅！

春天裏的摩登姑娘就那麼很快地玩膩了春天的一切，渴望著更力強的新奇的刺激。她盼望夏天早點到來。那時候，黃浦江夜遊的白相船，高橋沙露天的海水浴，夠多麼新奇！多麼刺激！

安得時輪金剛法會顯大法力，消弭了內亂外患，好讓我們的摩登男女頹廢享樂，朝朝暮暮，歲歲年年！

春

橋上春客
頭之遊。(方綱攝)

By the side of a bridge.

春之新裝(張高俊攝)

New fashion of the Spring

SPRING

春之第一個使者(支更生攝)

The Beginning of Life.

春之開展(熱銘攝)

Blossoms of the Spring.



江水暖了(裴俊三攝)
Water is Warm for them.

新秧時候(徐以瑩攝)
Sowing of Seeds.

春風別有意，密處尋香。(桂眠生攝)
A Study of light and Shade.

湖邊少女之春愁(楊冠盛攝)
Lingering by the brook.

春之朝陽(劉旭滄攝)
Under the Spring Sun.

蝴蝶的羅漫斯(古蘭攝)
A Butterfly.

中國人的「過多症」

謝六逸

自古以來，中國人有一種無藥醫治的疾病，可以稱爲「過多症」，例如「財產過多」，「食物過多」，「女人過多」，「家具過多」，「痲將牌過多」都是。

過多的財產是從剝削貧苦人而來的，或是用其他不正當的方法得來的，正當的商人在今日實在很少。他們只知道守護私有財產。他們的腦裏，國家觀念，民族觀念沒有絲毫的存在。他們的安樂窠是租界，唯一的保鏢者是「洋大人」。

這幾個月來大家鬧着「航空救國」，東也在捐款，西也在捐款，但是捐款的目標只是看準中產或無產階級。彷彿航空救國只有中產或無產的人應該拿出錢來。上海有無數的「財產過多者」，從來沒有聽見他們肯把收入的房租地租捐助若干。

因爲「財產過多」的原故，「子孫過多」，「食物過多」，「女人過多」，「痲將牌過多」等等疾病也同時併發了。

亞拉伯人中何以產生多數的宗教信徒，就是因爲他們的生活簡單的原故。生活簡單才能勇往直前，無所留戀；生活複雜就不免左顧右盼，躊躇不決。大將有了祖傳的數千萬的遺產，再加上剝削民衆的脂膏，他只曉得替自己預備一架私人用的飛機；大將在內戰發生時，他

Patterns.

人體雪

ations which resemble closely the snow flake crystals.

要鼓勵小卒進攻，就說，城打破了我們就有大洋錢和大姑娘，於是都卒用命，居然勝利。到了兵卒們把洋錢拿到口袋裏，大姑娘也玩過了，鴉牙也抽足了，即是大將再催促他們上陣，他們也只得把身上幾顆子彈，無目的地亂放一陣，子彈完了，理應退到後方休養。要軍人抗日，自然用「國家觀念」「民族觀念」爲餌，要軍人參加內戰，只有用「大洋錢」，「大姑娘」爲餌，這兩種「餌」在軍人們把它比較起來，自然「大洋錢」，「大姑娘」優於「國家觀念」，「民族觀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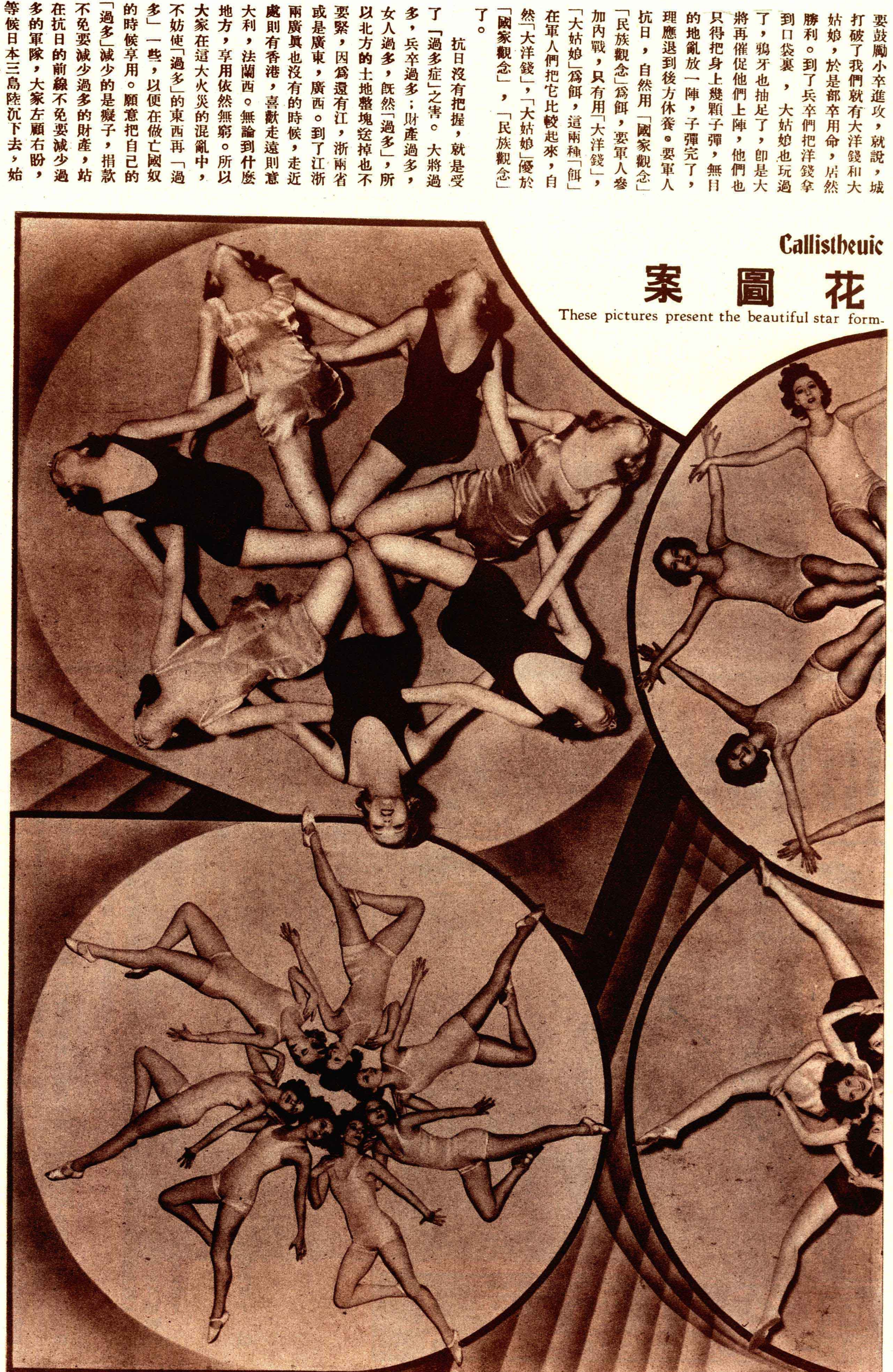
抗日沒有把握，就是受了「過多症」之害。大將過多，兵卒過多；財產過多，女人過多，既然「過多」，所以北方的土地整塊送掉也不要緊，因爲還有江，浙兩省或是廣東，廣西。到了江浙兩廣眞也沒有的時候，走近處則有香港，喜歡走遠則意大利，法蘭西。無論到什麼地方，享用依然無窮。所以大家在這大火災的混亂中，不妨使「過多」的東西再「過多」一些，以便在做亡國奴的時候享用。願意把自己的「過多」減少的是癡子，捐款不免要減少過多的財產，站在抗日的前線不免要減少過多的軍隊，大家左顧右盼，等候日本三島陸沉下去，始爲聰明的方法。

（一九三三，四，一九）

Callistheuic

花圖案

These pictures present the beautiful star form-



（續上小說「春陽」）

他立刻呈現了一種詫異的神氣，這好像說：又是你，上午來開了一次，下午又要開了，多忙？可是這詫異的神氣並不在他臉上停留得很長久，行長陳光甫常常告誡他底職員；對待主顧要客氣，辦事不說怕麻煩。所以，當嬸阿姨取出她底鑰匙來，告訴了他三百零五號之後，他就檢取了同號碼的副鑰匙，殷勤地伺候她到保管庫裏去。

三百零五號保管箱，她審察了一下，好好地鎖着。她沉吟着，既然好好地鎖着，似乎不必再開吧？

——怎麼，要開嗎？那行員拈弄着鑰匙問。

——不用開了。我因為忘記了剛才有沒有鎖上，所以來看看。她覺得有點歉仄地回答。

於是他笑了。一個和氣的，年輕的銀行職員對她微笑着，幷且對她看着。他是多麼可親啊！假如在冠生園的話，他一定會坐下在她對面的。但現在，在銀行底保管庫裏，他會怎樣呢？

她被他看着。她期待着。她有點窘，但是歡喜。他會怎樣呢？他親切地說：

——放心罷，即使不鎖，也不要緊的，太太。

什麼？太太？太太！他稱她為太太！憤怒和被侮辱了的感情奔湧在她眼睛裏，她要哭了。她裝着苦笑。當然，他是不會發覺的，他也許以為她是羞赧。她一扭身，走了。

在庫門外，她看見一個豔服的女人。

——啊，蜜司陳，開保管箱嗎？鑰匙拿了沒有？

她聽見他在背後問，更親切地。

她正走在這女人身旁。她看了她一眼。密司陳，密司！

於是她走出了上海銀行大門。一陣冷。眼前陰沉沉地，天色又變壞了。西北風。好像還要下雨。她遲疑了一下，終於披上了圍巾：

——黃包車，北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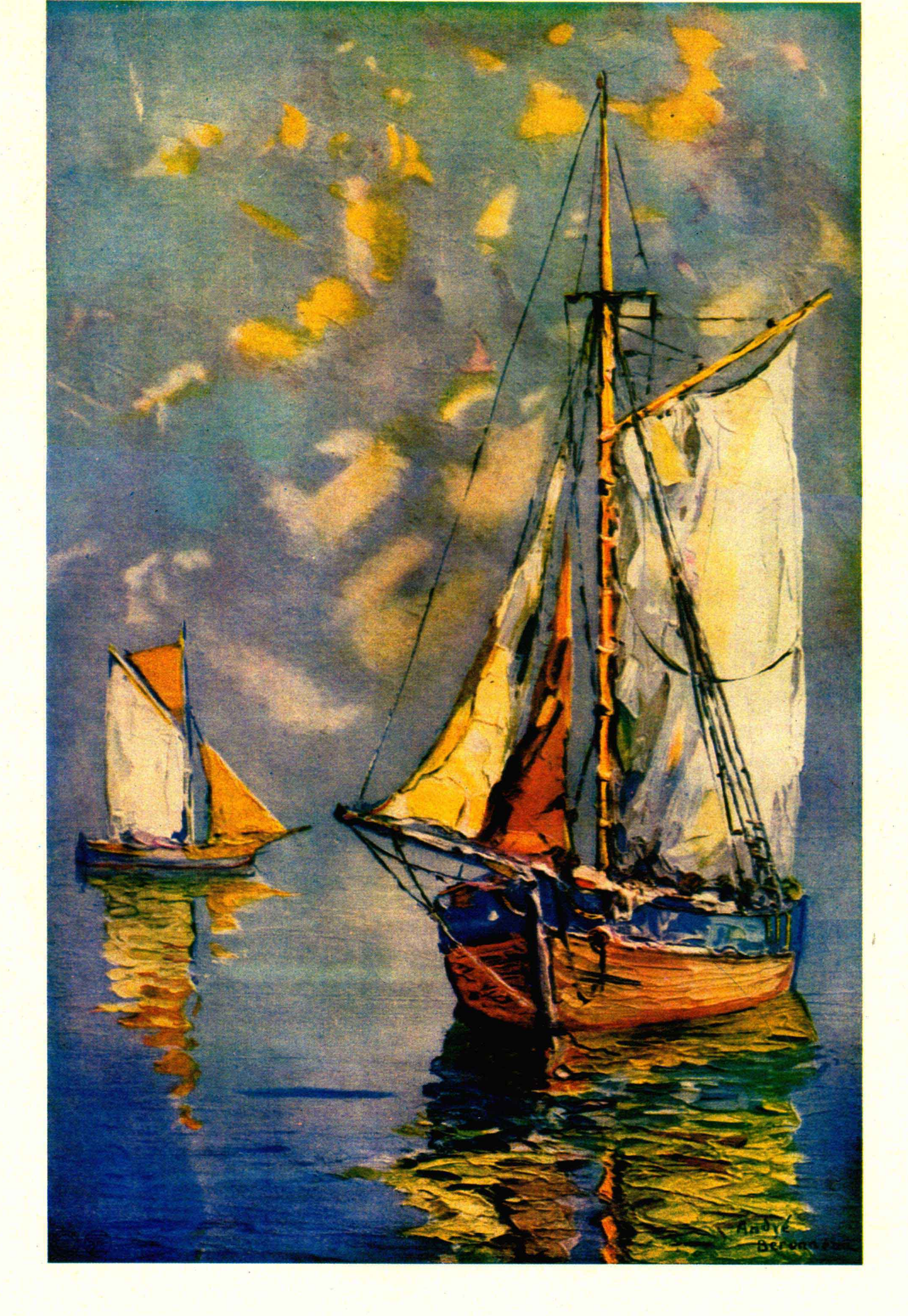
在車上，她掏出時錶來看。兩點十分，還趕得上三點鐘的快車。在藏起那時錶的時候，她從衣袋裏帶出了冠生園的發票。她困難地，但是專心地核算着：菜，茶，白飯，堂彩，付兩塊錢，找出六角，還有幾個銅元呢？

（完）

春帆

巴龍諾作

SPRING VOYAGE : A. BERONNEAU





Spring in Switzerland, on Lake of Lugano.　瑞士露根腦湖之春

四四兒童節

CHILDREN DAY, APRIL 4.

四月四日，經政府教育部定為我國之兒童節日，引起國人對兒童教育之注意，圖為首都兒童節大會之情形，舉行於第一公園，到會兒童達萬餘人。（中央）

船板巷小學表演愛國歌劇『打倒日本』

"Down with Japan" was the play given by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大會主席為大行宮小學生劉天瑞

Master Liu [illegible] primary school [illegible] chairman.

來賓參觀各校成績

Visitors viewing students' works of the various schools.

㊤參赴大會之羣衆，人山人海。

Great multitudes of people attending the celebration.

小學生表演歌劇「努力」

Girl students singing and acting to please the audience.

These pictures illustrate the enthusiastic celebration held in Nanking on April 4, the Children Day

㊨四齡兒童表演技術

A 4-year-old boy performing stunts.

關於景泰藍

艾艾

景泰藍，為一種外鑲琺瑯工藝。此種工藝，因人向不重視，故討論此項工藝之書籍，尙屬罕見。其所以通稱之為景泰藍者，蓋以在明代景泰年間（約在十四世紀）此種工藝最為流行也。

S. W. Bushell 論中國之琺瑯質物（卽景泰藍之類），謂中國之琺瑯，實來自西方。且為時甚早。其說為論殆景泰藍之最有系統者。彼引格古要論（一三八七年出版）「大食窰」節所述之：「大食窰製於何地不得而知，其窰器以銅作身，用藥燒成五色花，與拂郎嵌相似」之語，謂拂郎嵌云者卽今之琺瑯，足證琺瑯於中國已久流行。

彼又引「陶說」（一七七四出版）中所述，「琺瑯卽佛郎，一曰發郎，今發藍也，但實郎拂菻。物理小識有云：『金銀皆有鑲嵌彙然發郎因佛菻之法也』謂琺瑯為佛菻之訛傳。而琺瑯則為東方人稱羅馬之名。故彼斷言琺瑯之術，係由羅馬傳來。

至傳來中土時期，據稱當在元初忽必烈西侵及歐洲東部之時，（約十三世紀）蓋當時亞歐交通大開，而琺瑯在西方，亦大流行。

故彼斷言中國琺瑯始於元，盛行於明之景泰。其後清之康熙雍正乾隆更為改進，而達於極盛。是時在歐西琺瑯反落後矣。



（一）未裝花絲之銅胎
Cloisonne pieces before they are properly designed.

（二）已裝花絲之銅胎。花絲為極細之銅絲扭成各種花紋，用白芨粘於銅胎之上，於銅絲空處塗以各種顏色，因銅絲之相隔而成各種花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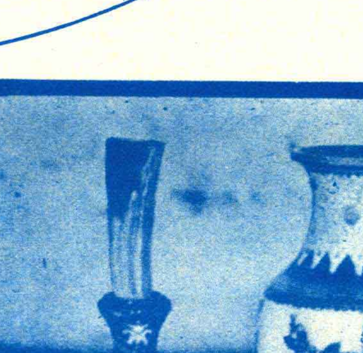
These articles have been properly lined with copper threads.

CLOISONNE MAKING

景泰藍

魏守忠攝

景泰藍為北平手工藝出品之一，每年銷行國內外者甚夥，特攝其製造程序，公諸國人，願有志工業者能改良提倡之。



（三）每塗色一次，燒煉一次，須四次之塗色燒煉，始告成功，右為塗色燒煉過二次之具。

After having been burned and colored twice.

（四）上為塗色燒煉至第四次之具

They have been burned and painted four times.

（五）經四次之燒煉後，繼以磨平鍍金工作，右為磨鍍好之景泰藍花瓶。

Three flower pots having been electro-plating.

驢子的朋友

思明

一切罪犯都希圖諉卸自己的犯罪，我們的禿子自然不是例外。

禿子是長長的，瘦瘦的，兩隻呆笨的眼睛，一個彷彿覆着黃泥瓦盆的腦殼，一身破軍衣，掛着兩條木腿（一腿原來不是木的，現在是被壓了五次槓所以纔木了。）一副五斤半的脚鐐，走起路來螞蟻都被他踐死，發出「索魯索魯」悲慘的聲音。

他是搶了人家一頭大黑驢子，雖然人贓并獲，可是他總想不承認，——一承認是完了，身為軍人而犯盜案，照例軍法上是沒有別的判法的。他有這一點聰明，然而僅僅是這一點聰明！

軍法官問他了：

「你為什麼搶人家驢子？」

「我沒有搶。」

「還想賴？」

「實在我沒有搶。」

「沒有搶為什麼要騎着跑？」

「驢子不是我搶他的。」

「是偷他的？」

「不是。」

「是他送給你的？」

「不是。」

「那末……你這混賬東西！」

「是那驢子自己跟我來的。」

大家笑起來，禿子却沒有笑。

「眞是這樣的，我說一句謊話就要受天霹！」

「聽你說！」

「連長命令我去招兵，在城裏走了半天招不着一個，後來我走出西門，想到田莊上去招幾個。走了半路，看見地上剩着一條繩子，怪粗怪新的，于是我就撿了起來，提着走，走了沒有多久，覺着那條繩子沉重起來，我囘轉頭去，是一頭驢子跟着在我背後……」

這有趣的敍述使聽着的人都覺得好笑起來，只有法官表示着驚奇，禿子一點表情也沒有，一張呆笨而誠實的臉，這會增加法官的信仰。

「眞有這樣的事嗎？」法官很鄭重地問，壓住了堂上不莊嚴的空氣。

「說一點慌定要受天霹！」

「那麼這驢子是你的朋友了！」這纔從他兩片疏落的八字鬚間透出一絲絲獰笑。

「求大老爺，驢子是套在那條繩子上。」

法官卽刻變成一張嚴重的臉色，彷彿他已叉住了敵人的咽喉，問：

「你檢起繩子的時候難道沒有見繫着一頭驢子？」

「那時沒有呀！倘使有驢子繫着我怎敢檢起那條繩子呢！」

「眞怪！眞怪！」法官顯然覺得已戰勝他的囚犯了，以後是不關緊要了，他故意又補足一句：「大概是驢子自己來繫上了。」

「求大老爺我也不明白呀！」

「後來呢？」

「我慌起來了，想拋了繩子和驢子，但又想還是尋着失主還他。」

「很好，你怎麼去尋失主呢？」

「想到附近田莊上去問問。」

「但為什麼要騎着快跑呢？」

「我想騎着是沒有關係的，但確實沒有快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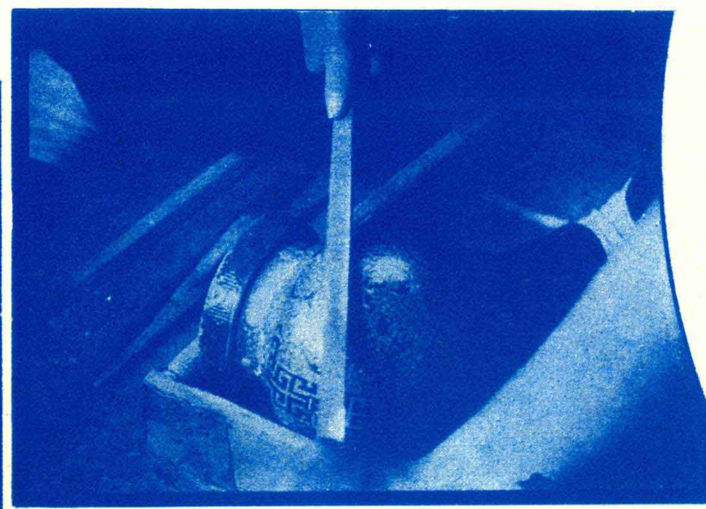
「後來呢？」

「後來我聽見背後有人追上來，囘頭一看，是兩個警察和一個田莊上人。」

「于是你就快跑啦？」

至論中國各時代之琺瑯之優劣，則稱明代已花紋顯著，裝飾繁富，惟細加玩察，則時有微孔。蓋手術未臻完善，磨琢未周故也。其後迄淸，思彌此缺，乃於火中燒數次，使琺瑯質鎔流，以補其孔。第又生火力過度，色之光彩略減之病。不過淸代之外面，鍍金尙厚。故仍極名貴。至於近代此項工藝以無人注意，不知改進，手工日粗，又改用電鍍金，遂日趨陋拙。

由此可知中國之琺瑯，今日實亦已至於末路，設無藝術家致力於此，從事改良，其結果，必如我國瓷器之於世界中，失去位置矣。



(六)燒完之銅壺，先以錯磨平之

After burning the copper pots are grinded smooth.

(七)再以木炭細磨之

Further grinding by a piece of charcoal.



(八)如係圓物，則以中國舊式自製機器磨之

Another process of grinding for the rounded artic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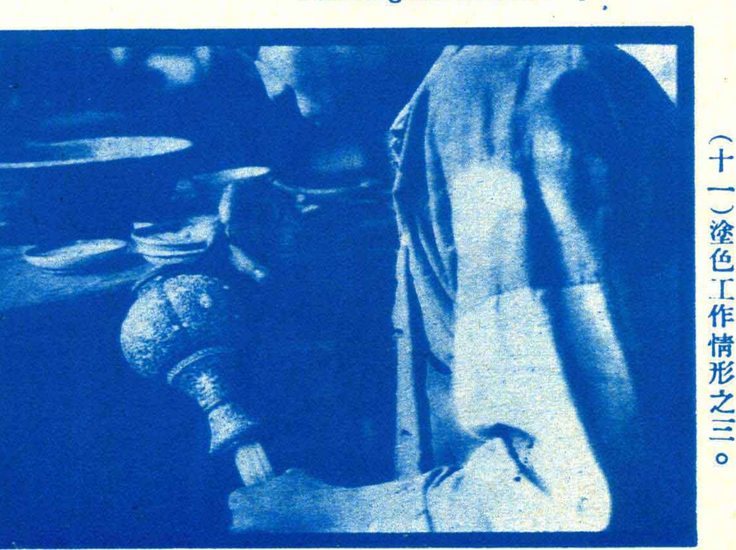
(九)塗色工作情形之一

Painting the cloisonne pieces.



(十)塗色工作情形之二。塗色時以銅針爲之，顏料皆爲礦質經火燒過者

A copper rod is used for painting different colors.



(十一)塗色工作情形之三。

The final touch in the process of painting.

「沒有，我就停住了，他們把我從驢子身上推下來，那莊上人就說是我搶他這驢子，我要說，卻被警察把我帶走了。」

「唔，原來這樣！那麼你實在沒有搶他的驢子了？」

「大老爺說的不錯！」

「來，帶下去！」

禿子還想要說幾句求饒的話，兩個法警卻把他夾住拖開了，他憐憫的眼光始終沒有得法官的一睬。

禿子私自在慶幸，自己很滿意這一次口供，而且覺得法官很和善，也沒有受一點肉刑，他的靈魂實在得到安慰了。

回來，許多難友圍着問他的時候，他欣然地說：

「沒有關係了……法官好！」

他當眞笑了，彷彿已忘記兩條木腿的疼痛。

禿子從此像變了一個人，和難友們有說有笑，大家爲他慶祝。

他還告訴難友，出去之後先要去殺死那頭驢子。

他有一個久而不決的疑團，他常用驚奇的眼光投在那幾位穿學生服青年人的身上，終于使他耐不住起來：

「您先生們究竟……甚麼案子？」

「唔，那個……爲點政治嫌疑。」

「什麼，叫做……政治……」

大家笑起來，一個學生低低在他耳朵邊說了三個字，他覺得這三個字怪耳熟，但他不相信……

「怎麼您先生們……我聽說做苦工的人纔當這個呀！——你們先生難道還怕沒有錢使？……」

「我們也沒有錢呀……」

禿子死也不相信，要像你先生們都是這個，那咱中國到有一大半都是××黨了。另一個學生向禿子補充地說：

「我們也爲同情苦人啦！……」

「像我？——」

「你也是苦人啦！」

「爲什麼沒有××黨向我同情呢？」

「你自己不知道呀！」

「沒有過！一個也沒有過！我可以對你們罰咒，××黨沒有分過一個子兒給我，不然我怎會……」

禿子的腿也漸漸好痊起來。

之後第十天，天下雪，白色的羽毛飛進他們的屋子裏來，也快樂極了，用舌頭去承接飛進來的雪花，傍邊一個學生問他：

「禿子不怕冷麼？」

「怕什麼？出去一定去當一名××黨！」

那天中午看守來喊出去，難友們爲他歡騰起來，向他喊：

「禿子出獄萬歲！」

「不要忘記了去當……」

他回轉頭來，笑，喊：

「一定！你們也快了……」

沒有十分鐘，聽見外邊汽車響，這是送囚犯的囚車，難友們驚異起來：

「怎麼？送陸軍監獄麼？」

一個學生偷偷向看守打聽這禿子的命運，這看守是曾經替這學生當過祕密郵差的，他毫無表情似地告訴那學生：

「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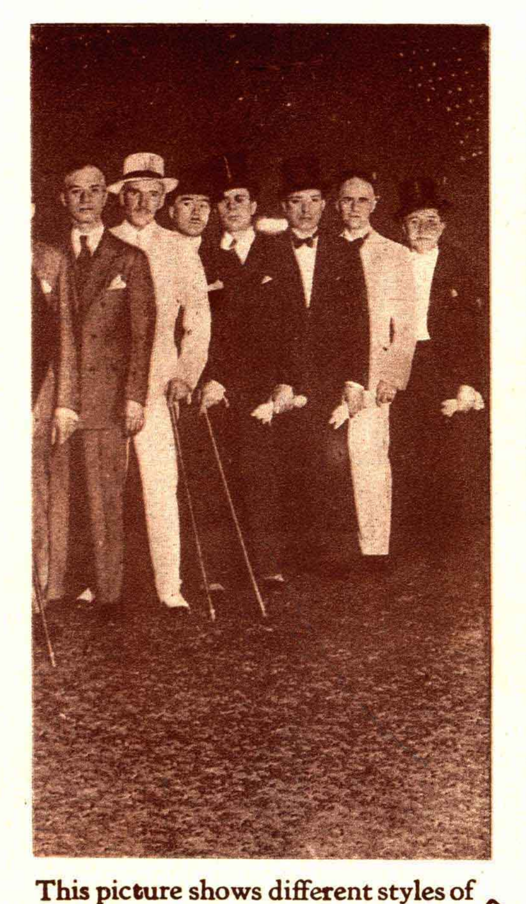
「什麼？」

「告訴你，禿子是去吃衛生丸的！」

全屋子人突然感覺得異樣地靜穆，他們心裏都在爲這突然的打擊哭了！

軍法處在犯人沒有死以前是照例不來告訴你命運的決定的。

一九三三，三，一一。



This picture shows different styles of well-dressed man's wardrobe from pre-breakfast to opera engagements at night.

上：美國失業的一家。艾根夫婦及其子女十四人徒步出發，尋求工作與麵包。

A whole family in search of better fortune. This shows the difficult times of American people during the present depression.



歐美女子最近流行之指甲裝飾，先於指甲上塗以紅色蔻丹，甲尖塗以銀粉，甲上粘以象牙或玉石貝殼等之人像浮彫，無聊奢侈，可謂達於極度。

Cameo-studded fingernails. This is the new fashion of beauty. The nails are painted a shimmering onyx, while the tips are painted silver.

信不信由你

Believe It Or Not

下：心理測驗機。人之喜怒哀樂，皆由電流通出，畫成各種不同之線號。

Psychology testing machine. From this apparatus each person's temper, joy, anger and sorrow is vividly recorded in different lines as shown at the left.



A Juvenile Orchestra in New York. Players in this orchestra range in age from 22 months to 7 years.

紐約之兒童絃樂隊，樂師年齡皆爲由二十二個月至七歲之兒童。



一九五〇年時之機器人模型。計劃此人將來成功時可自己講話行走及吸烟吹火等，與眞人無異。

The Technocratic man of 1950. This machine man, invented by Earl Kent, at left, is endowed with the ability to talk, walk, smoke cigarettes and spit fire.

一百五十個舊汽車輪胎上坐一人，此人爲演藝者拍德。此舉係賣買舊車胎公司之廣告術，藉此引人注意。

Leaning Tower of Automobile Tires. This is a picture of a man sitting on top of a pile of 150 old tires to draw business to an automobile station in Holly-wood.

雨

馬國亮

又是照例的春天，照例的雨。

天空滿了黑雲，雨，那麼矯捷，那麼迅速地，如同銀箭一般的從自然底弓射出來。

屋簷全流着水，商店的樣子間的玻璃都溼得模糊了。馬路彷彿都塗上了凡士林，亮晶晶地，像一面凹凸不平的鏡子，人，車……都從這鏡子上面走過。

人，身上都穿了紅的，綠的，或是黑色的雨衣，或是拿了雨傘。汽車前面玻璃上搖擺着的擺條很忍耐地替車夫挖着摺扇式的清朗的一塊。

我提了雨傘，在路上走着，像滑稽跳舞般的躲閃着積在低下處的水潭。

我瞧瞧自己，身上一些沾溼的地方也沒有。我覺得很得意，也許是一種勝利！雨還是這樣不停地下着，憑了我的一把傘，我完全不受一點損害。我望望身邊閃竄着的雨，我感到人類征服自然的驕傲，我差不多要對牠嘲笑地叫出來。

是的，那士敏土和鋼骨建築成的堅固的房子，住在下面的人，雨是無法給他們以損害的。而且，爲了成功了整個的征服，人們更有雨衣，雨傘，甚至汽車前面的玻璃也居然會有一根擺子在自動抹着清亮的一塊，不使車夫感到半點困難。躲在車廂裏的人更不消說了。

正在這樣得意洋洋地想着。也許，是想得太入神了；也許，是前面的一潭水面積是超乎意外的大，使我底滑稽跳舞來不及預備。我摔倒了，雖然也不是爲了一塊香蕉皮！傘便落在旁邊一個人底身上。

在旁人底喝彩聲中，我用了我所能夠的敏捷站了起來。我簡直被當作舞台上的眞正滑稽跳舞者了。

我開始去檢拾我底傘。於是我發覺了那傘後面的一個人。

『呵呀，是你呀，馬先生！』她底眼睛比我還快，就叫了出來。

我認得她，她是我從前住過的房子的二房東的老媽子，一個良善的婦人，曾經給我做過許多零碎的工夫的。

『衣服弄髒了呢！』她說，趕着從她的一隻竹籃子裏檢出了兩塊舊報紙，要和我揩。

我說，『讓我自己吧。』走到她旁邊，我從她底手接過了紙。

我們站的是一間商店的門前。我應該說得詳細一點，這商店是給一二八的砲聲嚇暈了一直到現在還不會醒過來的。門和兩邊的穿破了的玻璃樣子間給木條縱橫地釘着。所以我們很自由地站在牠門口的入路處，並不防礙什麼人，雨也打不到我們身上。

『在什麼地方做活呢，現在？』我一壁揩着衣上底泥污問她。

『就是賣賣這些東西罷，』她指指她臂彎上底竹籃，接着揭開了上面的布，『五香豆，』她說，又淘了一把給我。老年人給與食物是不容許拒絕的，於是我接了過來，慢慢地剝着，雖然我對於這些東西並不感到很有興味。

『一天能夠賣多少錢呢？』我說，但我好像並不眞個需要她告訴我每天能賣多少錢，因爲我立刻又接下去，『爲什麼不去幫人家做工呢？』

『老了，誰願意要這一個不中用的老太婆呢！』她嘆了一口氣。

我細心瞧瞧她底臉。

老了，眞個老了呵，比從前還老得特別利害了。

『爲什麼不囘到鄉裏跟兒子一起過活呢？』我想起她從前告訴過我，說她底兒子是在鄉裏種田的。我望望那些雨，現在又該是種田的時候了。

『兒子麼？他早到城裏來了。』

『到城裏來了？』

『種田一樣地不能過活呀！』她嘆着氣，『世界一年不如一年了。』

『世界一年不如一年了。』我下意識地跟着她說，『那末你的兒子做什麼活呢？』

『在一間火柴廠裏幫人家做粗工，』她說，『那不中用的，一個月裏拿不到十幾塊錢。他自己又笨，什麼都不懂。種田的人到城裏來沒出處的，先生。』她的苦笑的臉朝着我，帶着嘆息的聲音。

我有什麼話可對她說呢？有什麼能夠安慰她呢？我感到一種不能形容的痛苦，或者是，一種無可解放的侷促。我覺得我好像要緊緊地握一握她的手，或者是撫一撫她底灰白的頭髮。但是我並沒有這樣做。

雨是越來越大了，閃電夾着雷吼，有點嚇人。風捲起了雨點，又把牠撻在屋上，牆上，和馬路上，閃着銀色的星點。路的兩旁流着激湍的積水，偶然這邊，那邊，的傳來了玻璃窗敲碎的聲音。商店前的招牌在風雨中飄搖，飄搖。

『哎噲，越下越大了！』她說，蹙起了她額上的摺紋，她在撐開她底舊油紙傘。

『要到什麼地方去呢？這樣大的雨。』

『要囘去看看呢！我們的房子，一下子要給風雨打塌了的。』她顯然是焦急地。

我有點替她着急，緊緊地握一握自己底手，我發覺手上那不曾吃完的五香豆。

我立刻覺得我應該還有什麼要做似的，便撐開了傘走前兩步，在後邊喚着她。

『五香豆還有麼？我還要一點呢。』

『有的，』她微笑地揭開了籃子底布。

『怕全冷了呢！』

我伸手到籃子裏隨意抓了一把，放下了兩只雙角子，轉身便走。

她在後面趕上來，『先生，先生……』的叫着。

『下次見到時再給我找囘吧。』我囘頭對她說了這一句，便忙向左便轉灣到別條路去。

我依舊提了傘走着，我想起來了。

雨，牠冲決了堤，使村裏的田舍都淹沒了。雖然牠也使田裏的種子長成五穀，然而結果是豐年穀賤的恐慌，最後的結果是把農民們從崩潰了的農村攆到城市來。然而城市能給他們什麼呢？老媽子的兒子能夠找到每月十來塊錢的工作，不是許多人所希望也不容易到手的麼？

雨的壓迫隨他們到城市來，我想起電影裏「城市之夜」所描出的暴雨把窮人的房子打塌了的慘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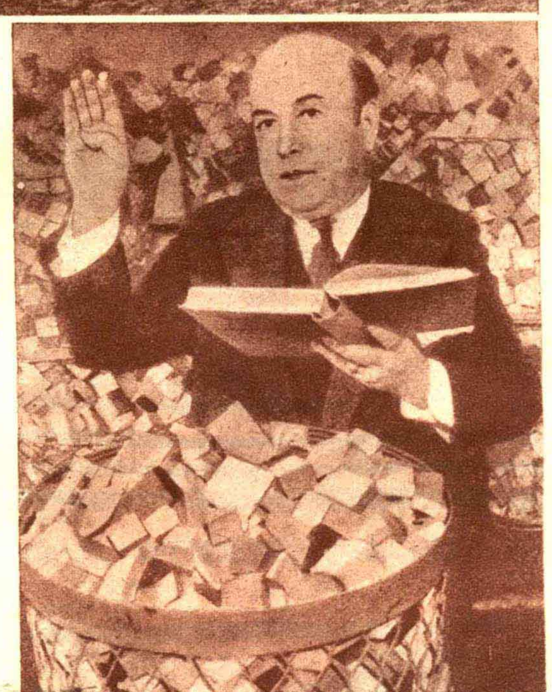
人類是征服了自然的，然而能夠享受征服的勝利的能有幾人？流了大汗把士敏土鋼骨建成房子的人們，他們有居住的份兒麼？造汽車的人是沒汽車坐的，甚至造雨衣，造洋傘的人們！

如果說人類果眞是征服了自然的話，那也不過是少數人利用了多數人的勞力來征服了給他們少數者的享受而已。那眞正付出了最大的代價的對於勝利的享受，不特毫無所得，而且，那些強暴者更狡獪地，利用了自然的暴力來對他們施更大的榨取了。

這該是人類的恥辱，而不是驕傲罷，即使歷史也說人類已征服了自然，如果大多數的羣衆却依舊被遺棄，被欺騙，與被壓迫而受着自然的暴力所摧殘！

我想着，依然提着傘走，忽然發覺我的下半身也早給雨打濕了！

上：紐約某俱樂部表演普通紳士由晨早起床至晚上宴後入歌劇場觀歌劇之服裝凡十六套，可謂極奢侈華貴之能事。



上：美國印省之金市法官，曾爲十萬對夫婦證婚，圖中圍繞彼身邊者皆結婚戒之紙盒也。

He officiated at 100,000 Weddings, Judge H. H. Kemp of Crown Point, Ind., who displayed his collection of weddingring boxes.

歐美女子最近頗喜穿男裝，圖爲今年春季新裝之一。

Man's wear for ladies. This is a new design for sports wear with the trouser suit for ladies.





母親！



晚飯後



小家庭

大家的素描

藝術在現在，不該是供少數人的玩賞，而該是爲大衆的痛苦吶喊。本頁各畫的作者楊在甫先生（卽上期本誌三色版彩畫「或人之家」的作者），可說是一個沒有落在時代後面的畫家。他現在北平定縣平民教育實驗區從事於平民教育工作，所作畫線條簡單而表現深刻，是一個眞能到民間去描寫出民間疾苦的實行者。



白吃飯的人們，會不會想起這勞苦的人和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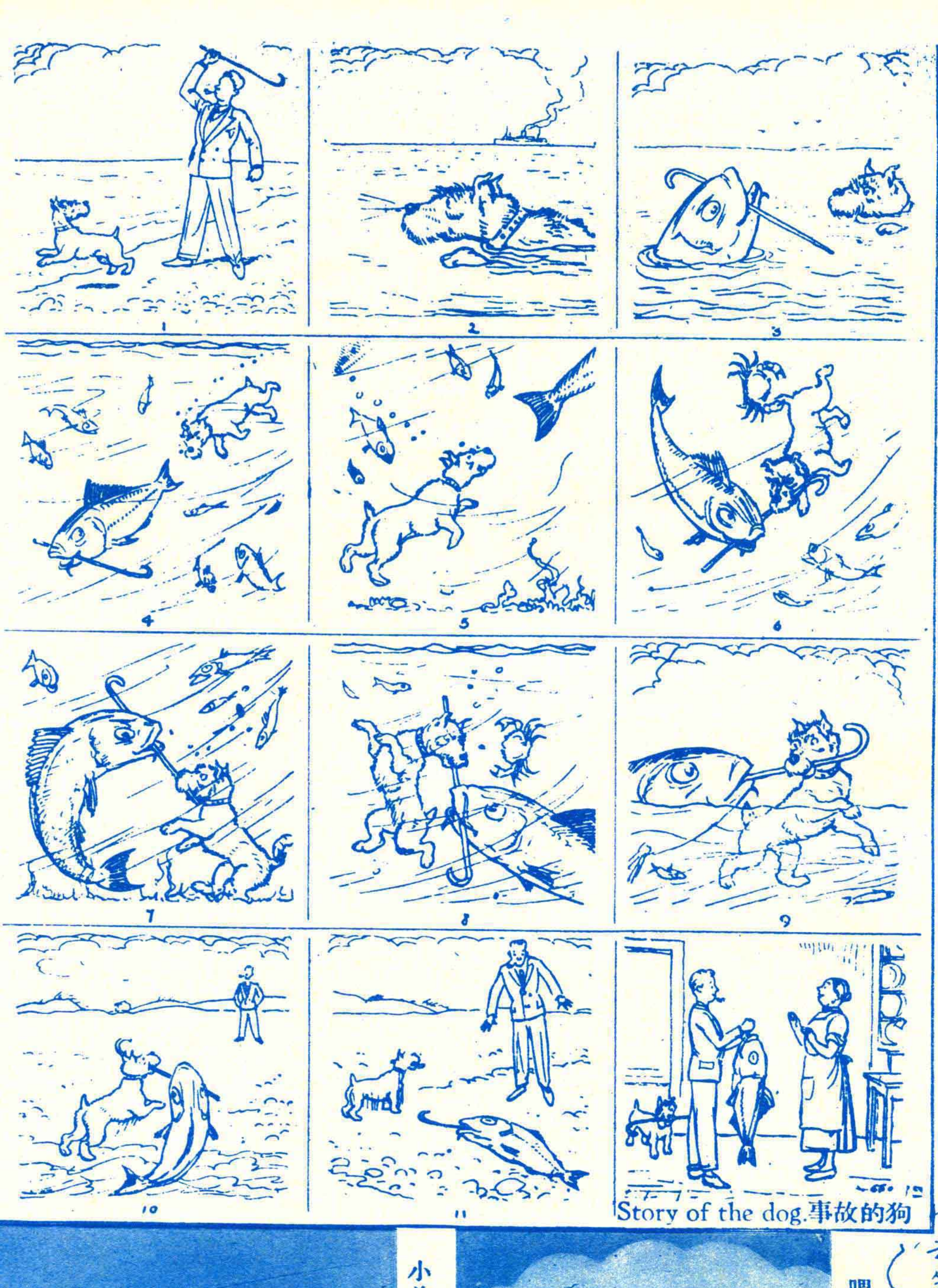


三等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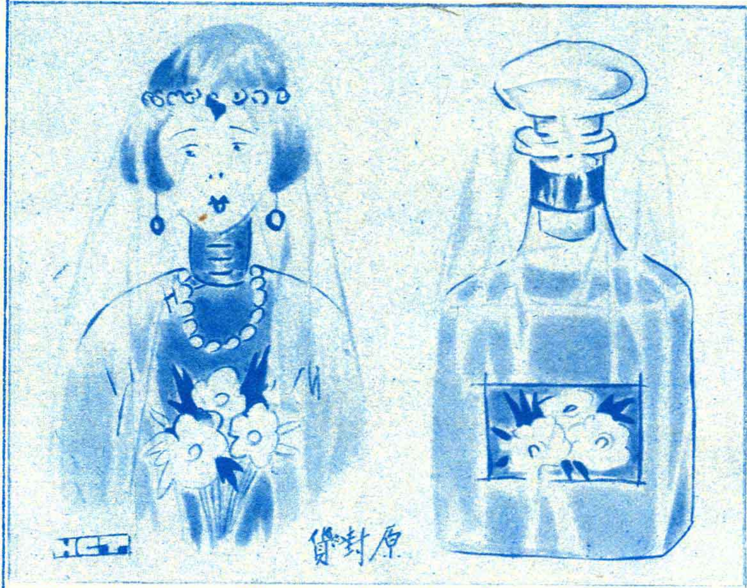


回娘家去

CARTOONS 畫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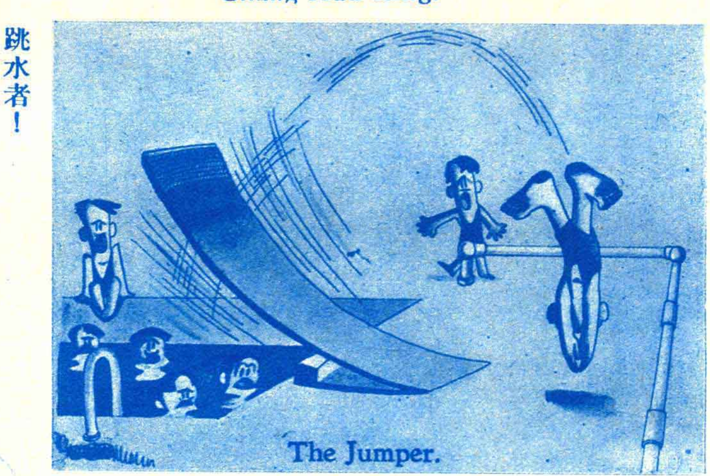


Story of the dog. 事故的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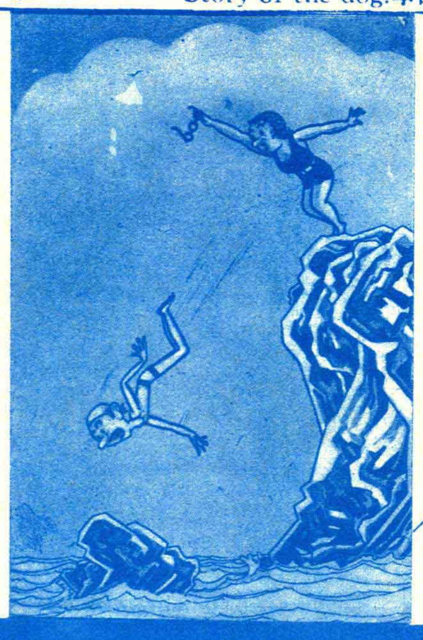
作澄漢 The parcel goods. By Chang Hau-tsing. 貨封原

跳水者！


The Jump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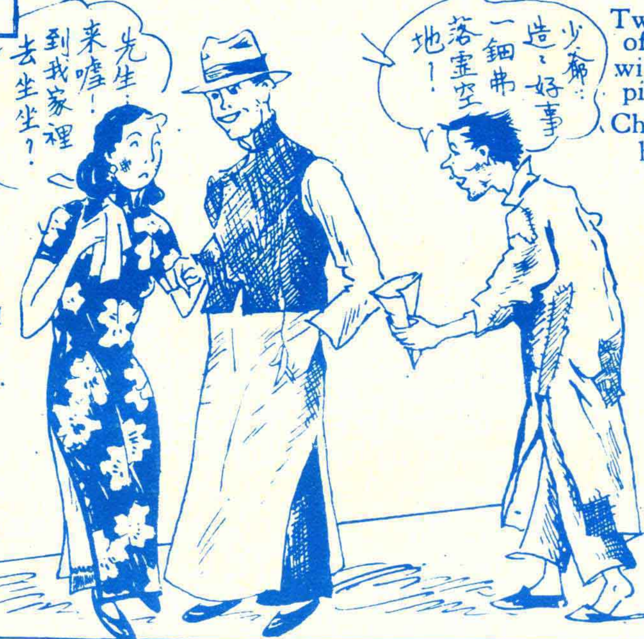

小弟弟，你怎麼不回去玩玩你的口琴呢？

"Young brother, why not go home and practice on your harmonica?"




喂！你的眼鏡！

Hello! Your glasses.



Two kinds of voices with same pity. By Chen Shiu-hsiang.

兩樣聲音，一樣可憐！陳少翔作

都會之晨

Morning Scenes of Shanghai

特約攝影者：李尊庸

（一）上海的早晨，海關的大鐘正敲着六點。

Early six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big clock of the Shanghai Customs House.

（二）工廠的汽笛都叫起來了。

Factories giving signals for work.

（三）和平之神還在瞌睡……

A massive statue at the Bund.

（四）南京路口的大廈，在濃霧中昂頭睥睨，準備着今天的操縱！

Looking the Bund from Nanking Road.

（五）從靜安寺路開出來的第一部電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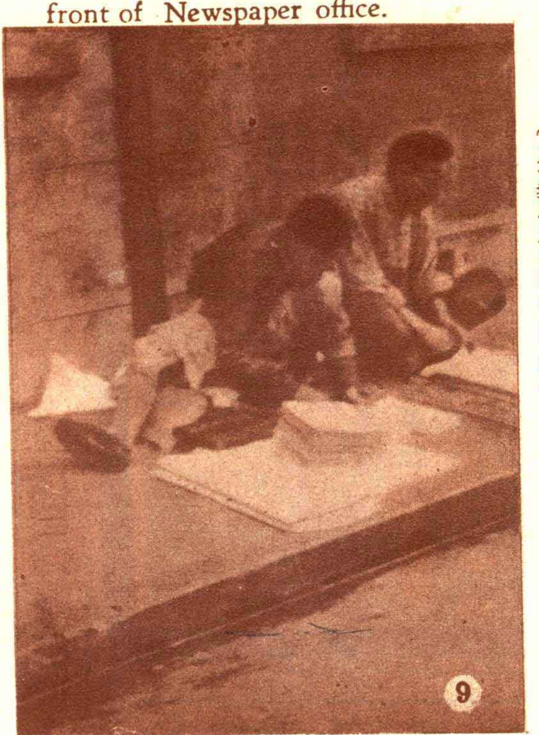
The first tram-car coming from Bubbling Well Road.

（六）女工們正趕往工廠的時候

Woman workers going to factories.

（七）舞女也放工了，好容易等到天明，等到少爺們的狂歡滿足。

Dancing partners get their rest in the morning.



News-boys folding newspapers in front of Newspaper office.

（九）報館前的報販趕忙摺叠報紙……



Coolies starting work at the wharves.

（八）此時碼頭上的勞苦大衆也在開始出賣血汗……



(十三)小市民的優閑的消遣，帶着鳥籠上茶樓……

Some peope obtain pleasure with the birds.

(十二)小菜場上的菜蔬魚肉，四兩半斤……

Typical scene of the busy market.

(十四)小學生檢起了書包，朝學校門踏着遲緩的脚步：

School children going to classes.

(十一)小販趕赴市場……

Food peddlers hurrying to the market.

(十五)女學生也等候着電車囘校上課……

Girl students waiting for tram-cars to go to school.

(十)大餅油條與開水，老虎灶正忙於供給早晨的需要……

Small food-stalls busy supplying provision to labor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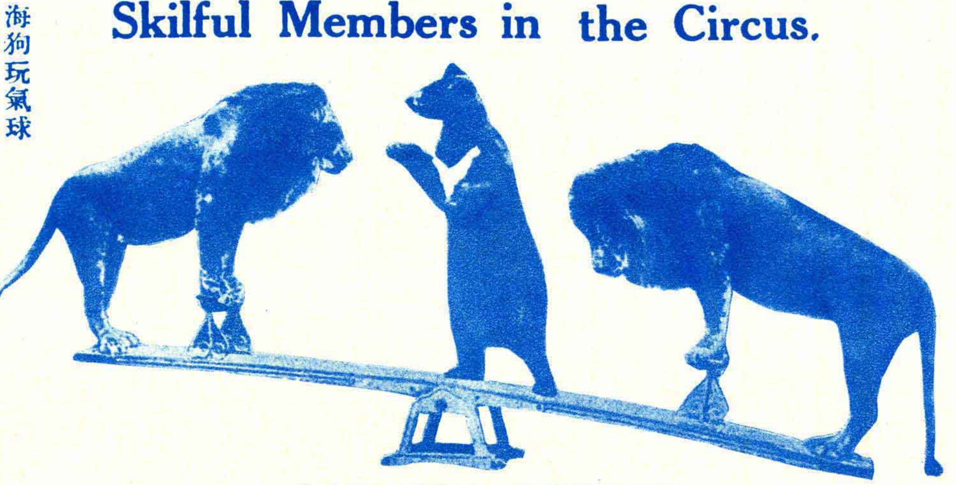
(十六)一切都準備着今日的鬥爭，開拓着未來的前路，然而可憐此外有人，還在錦衾中昏睡未醒，未醒！

Poor man, he is still in bed late in the morning!

讀者馬戲團
Skilful Members in the Circ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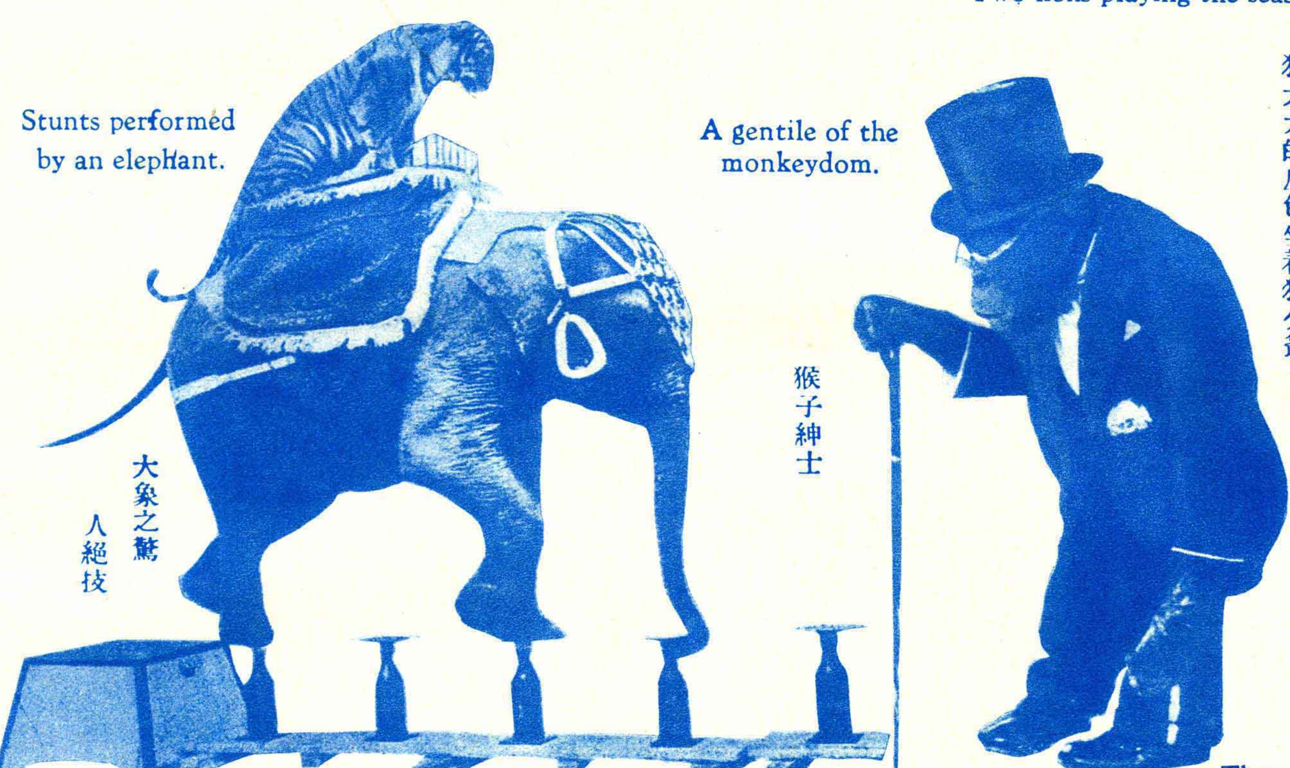
海狗玩氣球

The seals blowing small ballions.



獅子玩跳跳板，中間是大熊先生

Two lions playing the seasaw with the bear as referee.



Stunts performed by an elephant.

大象之驚人絕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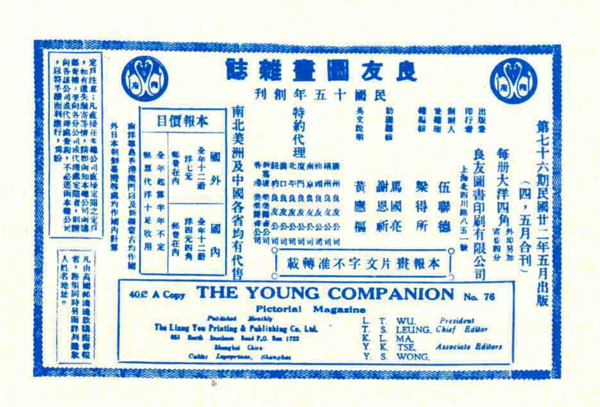
A gentile of the monkeydom.

猴子紳士



狗太太的皮包坐着狗少爺。

The mother carries her baby in a handbag.


良友圖畫雜誌
民國十五年創刊
第七十六期民國廿二年五月出版（四，五月合刊）
每冊大洋四角 外埠另加寄費四分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八五一號
伍聯德 梁得所 馬國亮 謝恩祈 黃應楫
特約代理
南北美洲及中國各省均有代售
本報價目
國內 全年十二冊 洋四元四角 郵費在內
國外 全年十二冊 洋七元 郵費在內
全年起算半年不定 郵票代洋十足收用
南洋羣島香港澳門以及新疆蒙古均作國外計算 外日本朝鮮臺灣等處均作國內計算
本報攝片文字不准轉載
40¢ A Copy THE YOUNG COMPANION No. 76
Pictorial Magazine
Published Monthly
The Liang You Printing & Publishing Co. Ltd.
851 North Szechuen Road P.O. Box 1722
Shanghai China
Cable: Loyeprinco, Shanghai
L. T. WU, President
T. S. LEUNG, Chief Editor
K. L. MA,
Y. K. TSE,
Y. S. WONG, Associate Editors

良友畫報第七十六期目録(一)

何琪珍女士……封面
睡獅醒了(厦門中山公園的雕塑)……一
春雲漸展的世界形勢……虛舟……二
抗日前線的英雄(八幅)……二
為國增光的宋哲元　副總指揮秦德純
馮治安師長　在喜峰口力戰受傷的趙登禹旅長
血戰羅文峪之劉汝明師長
前方的血戰(九幅)……二
二十九軍在喜峰口殺敵　守冷口却敵之
師長黃光華　屢得屢失的冷口
宋軍長在前線督戰　二十二旅在與敵交戰
慰勞及其他(七幅)……四
熊希齡在喜峰口前線慰勞　我軍繳獲敵人
軍旗及將官年服　各省致送的慰勞品
救死扶傷(八幅)……五
前線受傷官兵在後方醫院治療　北平婦女參加
義務救護工作　女學生為傷兵寫家書
英俄邦交發生裂痕(六幅)……六
英三技師被控破壞機器　英技師在俄受審
英駐俄大使奧凡與俄外長李維諾夫談判
向後轉的日耳曼(五幅)……六
希特勒上台後，軍旗軍徽恢復舊王朝式樣，街道
恢復舊名　柏林橋上的鐵鷹頭上重新放上皇冠
英首相麥唐納訪問意大利(三幅)……七

良友畫報第七十六期目録(二)

美總統羅斯福下令穩定經濟……七
我駐蘇俄大使顏惠慶抵莫斯科……七
抗日的回響……八
宋哲元代表蕭振瀛來滬報告喜峰口戰況
廣州新建淞滬抗日殘廢軍人教養院
漢口封存仇貨　瓊崖奸商站籠示衆
中俄復交，俄駐華大使波加莫洛夫抵滬(二幅)……九
李大釗烈士在北平公葬(二幅)……九
孔祥熙就任中央銀行總裁……九
前大總統黎元洪靈柩運津安葬(二幅)……九
宋子文被派赴美出席世界經濟會議……九
上海租界華人納稅會開會……九
美國影片「十字架號」主角伊莉莎蘭荻……一〇
春陽(萬籟鳴插圖)……施蟄存……一一
汽油的故事……一四
全國足球比賽在武漢舉行(四幅)……一六
埠際足球賽(天津隊與上海隊)……一六
滬杭路上長途賽跑盛况……一七
青年(新詩一首)……老舍……一八
文學家老舍先生小影……一八
「古史辨」作者顧頡剛及其夫人……一八
鸚鵡(裝飾畫欣賞)……比桑作……一九
候石年和楊鵬升的治印……二〇
社會的斑點(全國獵影記之七)……梁得所……二一

本期原無目録，為了便于檢索，複印時特予補編。

良友畫報第七十六期目録(三)

厦門勝景(三幅)……二一
福州一瞥(四幅)……二一
香港鳥瞰(八幅)……二二
澳門市容(六幅)……二三
佛山雕刻(四幅)……二三
春來了……茅盾……二四
春景(十幅)……方綱等作……二五
中國人的過多症……謝六逸……二六
人體雪花圖案(六組)……二六
春帆(油畫)……巴龍諾作……二九
瑞士露根腦湖之春(風景畫)……三〇
四四兒童節(專輯)……三一
景泰藍的製作(十一幅)……三二
關於景泰藍……艾艾……三二
驢子的朋友……恩明……三二
信不信由你……三四
理想中的機器人　指甲上的人像　奢侈的
服裝，一日十六套　美法官曾為十萬人證婚
雨……馬國亮……三五
大衆的素描(六幅)……楊芒甫作……三六
漫畫專輯……三七
都市的早晨(十六幅)……李尊庸攝……三八
讀者馬戲團……四〇

本期原無目録，為了便于檢索，複印時特予補編。

No. 76. MAY 31, 1933.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Liang You Printing & Publishing Co., Ltd., Shanghai, China. Entered as second-class matter April 30. 1931. At the Post Office at New York N. Y.. U. S. A.. under the Act of March 3. 1879.